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四書大全孟子集註卷十二

詳校官給事中臣戴　璐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田尹衡

校對官檢討臣郭　寅

謄錄監生臣陳　熙

孟子集註大全卷十二

告子章句下

凡十六章

任人有問屋廬子曰禮與食孰重曰禮重任平聲

任國名趙氏曰任薛同姓之國在齊楚之間屋廬子名連孟子弟子也

色與禮孰重

任人復扶又反問也

曰禮重曰以禮食則飢而死不以禮食則得食必以禮乎親迎則不得妻不親迎則得妻必親迎乎屋廬子不能對明日之鄒以告孟子孟子曰於答是也何有迎去聲於如字何有不難也朱子曰不親迎則得妻如古者國有凶荒則殺禮而多昏周禮荒政十二條中亦有此法蓋貧窮不能備親迎之禮法許如此

不揣其本而齊其末方寸之木可使高於岑樓揣初委反

本謂下末謂上方寸之木至卑喻食色岑鋤深反樓樓

之高銳似山者至高喻禮若不取其下之平而升寸木於岑樓之上則寸木反高岑樓反卑矣慶源輔氏曰物之不齊固當揣其本以齊其末不可只據其末以定其高卑

金重於羽者豈謂一鉤金與一輿羽之謂哉

鉤帶鉤也金本重而帶鉤小故輕喻禮有輕於食色者羽本輕而一輿多故重喻食色有重於禮者慶源輔氏曰物固有重而有輕然重者少而輕者多則輕者反重而重者反輕矣

取食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食重取色之重

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色重翅與啻同古字通用施智反

禮食親迎禮之輕者也飢而死以滅其性不得妻而廢人倫食色之重者也奚翅猶言何但言其相去懸絶不但有輕重之差楚宜反而已

往應之曰紾兄之臂而奪之食則得食不紾則不得食則將紾之乎踰東家牆而摟其處子則得妻不摟則不得妻則將摟之乎紾音軫摟音婁

紾戾也摟牽也處上聲子處女也此二者禮與食色皆

其重者而以之相較則禮為尤重也○此章言義理事物其輕重固有大分（去聲）然於其中又各自有輕重之別（彼列反）聖賢於此錯綜（子宋反）斟酌（錯綜分經緯斟酌量淺深也）毫髮不差固不肯枉尺而直尋亦未嘗膠柱而調瑟（史記廉頗藺相如傳趙孝成王七年秦與趙兵相距長平時趙使廉頗將兵固壁不戰王信秦之間言使趙括為將代廉頗藺相如曰王以名使括若膠柱而鼓瑟耳括徒能讀其父書傳不知合變也註瑟每一絃有一柱旋移變而取聲音之和今以膠定其柱不使變移而鼓之豈能聲和）所以斷（丁亂反）之一視於理之當然而已矣（朱子曰禮之大體固重於食色矣然其間事之

大小緩急不同則亦或有反輕於食色者惟理明義精者為能權之而不失耳權之不失是乃所以全禮之重而深明食色之輕也觀於寸木岑樓之喻孟子之意可見矣○南軒張氏曰食色雖出於性而其流則以害性苟無禮以止之則將何所極哉禮之重於食色固不待較而明矣惟夫汩於人欲而昧夫天性於是始有禮與食色孰重之疑矣○慶源輔氏曰集註章旨之說於聖賢處事之權度固已得其要矣苟或義理未精權度未審則於凡事膠轕難辨之際巧者必至於枉尺而直尋拙者必至於膠柱而調瑟終不得夫時措之宜也○新安陳氏曰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禮則天理所以防閑人欲者也禮本重食色本輕固自有大分也然亦不可拘拘於禮文之微者又當隨時隨事而酌其中焉聖賢固不肯枉尺直尋以踰夫禮之經亦未嘗膠柱調瑟以昧時宜之權也○東陽許氏曰敬兄禮也雖無食而將死必不可

奪兄之食而違敬兄之禮婚娶禮也雖至於絕嗣必不可摟人處子而違婚娶之禮任人蓋異端之徒棄蔑禮法而譏侮之者故孟子止就其所言食色二者使之自權其輕重而自思之蓋不屑之教誨也

○曹交問曰人皆可以為堯舜有諸孟子曰然

趙氏曰曹交曹君之弟也人皆可以為堯舜疑古語或孟子所嘗言也朱子曰孟子道人皆可以為堯舜何曾道便是堯舜更不假脩為耶

交聞文王十尺湯九尺今交九尺四寸以長句食粟而已如何則可

曹交問也食粟而已言無他材能也

曰奚有於是亦為之而已矣有人於此力不能勝一匹
雛則為無力人矣今曰舉百鈞則為有力人矣然則舉
烏獲之任是亦為烏獲而已矣夫人豈以不勝為患哉
弗為耳勝平聲
匹字本作鴄鴨也從省作匹禮記說匹為鶩音木是也
記曲禮庶人之摯匹注匹讀為鶩野鴨曰鳧家鴨曰鶩不能飛騰如庶人之終守耕稼也烏獲古
之有力人也能舉移千鈞趙氏曰秦武王好以力戲力士烏獲至大官○新安
陳氏曰為之一字為此章之要所謂弗為耳及下文
所不為也皆與為之而已一句相應而行堯之行與

歸而求之行也求也皆所以為之也舉烏獲之任是亦為烏獲以譬能為堯舜之事是亦為堯舜也

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夫徐行者豈人所不能哉所不為也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後去聲長上聲弟音悌先去聲夫音扶

陳氏曰孝弟者人之良知良能自然之性也堯舜人倫之至亦率是性而已豈能加毫末於是哉慶源輔氏曰堯舜不過率是性而充其量非有所增益於性分外也楊氏曰堯舜之道大矣而所以為之乃在夫音扶行止疾徐之間非有甚高難行

之事也百姓蓋日用而不知耳和靖尹氏曰堯舜之道止於孝弟孝弟非堯舜不能盡○朱子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這是對那不孝不弟底說孝弟便是堯舜之道不孝不弟便是桀紂○南軒張氏曰人性莫大於仁義仁莫先於愛親義莫先於從兄此孝弟之所由立也盡得孝弟則仁義亦無不盡是則堯舜之道豈不可以一言蔽之乎人孰無是心哉顧體而充之何如耳○慶源輔氏曰陳氏就孝弟上說而極於堯舜之聖楊氏是就堯舜上說而本於孝弟之近二說互相發明所謂百姓蓋日用而不知者其警發於人尤為切至也

子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是堯而已矣子服桀之服誦桀之言行桀之行是桀而已矣之行並去聲

言爲善爲惡皆在我而已詳曹交之問淺陋麤倉胡反率慶源輔氏曰此指其以身之長短與湯文較也人皆可以爲堯舜豈謂是歟必其進見之時禮貌衣冠言動之間多不循理故孟子告之如此兩節云覺軒蔡氏曰孟子以人皆可爲堯舜所以誘曹氏之進也然亦豈謂不假脩爲而即可爲堯舜耶勉之以孝弟又勉之以衣服言行之間固不以難而沮人亦不以易而許人惜乎曹交之不足以進此也○新安陳氏曰上一節告以徐行疾行此一節告以衣服言行皆是就其病之切處箴教之

曰交得見於鄒君可以假館願留而受業於門見音現

假館而後受業又可見其求道之不篤慶源輔氏曰此亦是富貴

者之習氣都未知那居無求安之味在

曰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人病不求耳子歸而求之有餘師夫音扶

言道不難知若歸而求之事親敬長上聲下同之間則性分去聲之内萬理皆備隨處發見形向反無不可師不必留此而受業也問學莫難於知道故欲脩身者必以致知為先今曰道豈難知而特患於不為何哉朱子曰道之精微固難知也然自始學言之則如是而為孝如是而為弟如是而為不孝如是而為不弟其大體向背之間豈不明而易知乎致知云者亦曰即其已行之知而推致之耳○慶源輔氏

曰道若大路然人所共由者也初匪難知但患人蔽於私役於氣自暴自棄而不肯求耳誠能即其孝親弟長之良知良能而遡其自然之性則一性之中萬理皆備日用之間隨所感處無不發見而察之而體之則師不必求於外而得道不必索於外而存矣○曹交事長之禮既不至求道之心又不篤故孟子教之以孝弟而不容其受業盖孔子餘力學文之意亦不屑之教誨也朱子曰曹交識致凡下又有挾貴求安之意故孟子拒之然所以告之者亦極親切非終拒之也○新安陳氏曰可為堯舜在性分不在形體交以形體似聖人言陋矣孟子所答全章之要在為之而已中言行堯之行以躬行言也末言豈難知與病不求歸求以求知言也求知以開其為之之端躬行以盡其為之之實則所謂可

為堯舜者必真能為之安有不假脩為而可安坐以至堯舜之理耶徐行尤易能故先只言徐行之弟而後總以孝弟言之有餘師非謂人師也如先儒所謂學者當以己心為嚴師之意

○公孫丑問曰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詩也孟子曰何以言之曰怨弁音盤

高子齊人也小弁小雅篇名周幽王娶申后生太子宜臼又得褒姒音似生伯服而黜申后廢宜臼於是宜臼之傅為去聲作此詩以敘其哀痛迫切之情也南軒張氏曰家國之念深故其憂苦父子之情切故其辭哀

曰固哉高叟之為詩也有人於此越人關弓而射之則己談笑而道之無他疏之也其兄關弓而射之則己垂涕泣而道之無他戚之也小弁之怨親親也親親仁也固矣夫高叟之為詩也關與彎同射食亦反夫音扶

固謂執滯不通也為猶治也越蠻夷國名道語也親親之心仁之發也新安陳氏曰小弁之事人倫之大變宗社傾覆繫焉如之何勿怨是其怨乃所以見親親之心蓋愛親之仁之發見者也

曰凱風何以不怨

凱風𨚗蒲昧反　風篇名衞有七子之母不能安其室七子作此以自責也　新安陳氏曰母生七子而寡不能安其室七子作詩不敢非其母引罪自責謂子不能慰母心使母不安以感動之也

曰凱風親之過小者也小弁親之過大者也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疏也親之過小而怨是不可磯也愈疏不孝也不可磯亦不孝也

磯水激石也不可磯言微激之而遽怒也　朱子曰親之過大則傷天地之太和戾父子之至愛若此而不怨焉則是坐視其親之陷于大惡恝然不少動其心而父子之

情益薄矣此之謂愈疏親之過小則特以一時之私心而少有虧于父子之天性若此而遽怨焉則是水中不可容一激石一有激石則叫號而遽怒矣此之謂不可磯故二者均為不孝也○南軒張氏曰小弁凱風其事異故其情其辭異當小弁之事而怨慕不形是漠然無親當凱風之事而怨心遽形是歸過於親皆失親親之義而賊夫仁矣故皆以不孝斷之怨一也由小弁之所存則為天理由高子之所見則為人欲不可不察也

孔子曰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

言舜猶怨慕小弁之怨不為不孝也○趙氏曰生之膝下一體而分喘尺兖反息呼吸氣通於親新安陳氏曰此由子

生之始而推其未生以前深味之愛親之心油然生矣

當親而疏疎同怨慕號平聲

天是以小弁之怨未足為愆也問說詩者皆以小弁之意與舜怨慕同竊謂只我罪伊何一句與舜於我何哉之意同後面君子秉心維其忍之君子不惠不舒究之之分明是怨其親與舜怨慕之意似不同朱子曰作小弁者自是未到得舜地位蓋亦常人之情耳只我罪伊何上面說何辜于天亦似自以為無罪未可與舜同日語也○雲峯胡氏曰七情中有哀而無怨怨出於哀哀之切故怨之深雖程子嘗論小弁之怨與舜不同然皆出於人情之至痛而天理之至真者也

○宋牼將之楚孟子遇於石丘牼口莖反

宋姓牼名石丘地名

曰先生將何之

趙氏曰學士年長上聲者故謂之先生

曰吾聞秦楚構兵我將見楚王說而罷之楚王不悅我將見秦王說而罷之二王我將有所遇焉說音稅

時宋牼方欲見楚王恐其不悅則將見秦王也遇合也按莊子書有宋鈃刑堅二音者禁攻寢兵救世之戰上說音稅下教強上聲聒古活反不舍上聲○見莊子天下篇疏去聲云齊宣王時人以事考之疑即此人也搆古候反合也

曰軻也請無問其詳願聞其指說之將何如曰我將言其不利也曰先生之志則大矣先生之號則不可

徐氏曰能於戰國擾攘之中而以罷兵息民為說其志可謂大矣然以利為名則不可也蔡氏曰宋牼在當時想亦是牟德之高者故孟子以先生呼之而猶不免溺於利害之私蹊不知仁義之正道世俗從可知矣

先生以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利以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利也為人臣者懷利以事其君為人子者懷利以事其父為人弟者懷利以事其

兄是君臣父子兄弟終去仁義懷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樂音洛下同　先生以仁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仁義而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仁義也為人臣者懷仁義以事其君為人子者懷仁義以事其父為人弟者懷仁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懷仁義以相接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何必曰利王去聲

此章言休兵息民為事則一然其心有義利之殊而

其效有興亡之異學者所當深察而明辨之也　南軒張氏

曰古之謀國者以義理不以利害此天理人欲之所以分而治忽所由係也說之以利使其能從亦利心耳罷兵雖息一時之患而狥利實傷萬世之彛○西山真氏曰戰國交兵之禍烈矣宋牼一言而罷之豈非生民之福而仁人之所甚願者哉顧利端一開君臣父子兄弟大抵皆見利而動其禍又有甚於交兵者是以聖賢不得不嚴其防也○新安陳氏曰以利說二王而罷兵若足為斯民幸矣然上下皆懷利以相接必將有滅亡之禍是利未得而害已甚矣以仁義說二王而罷兵上下皆懷仁義以相接則仁必愛親義必急君雖不言利而仁義之利自在其中矣此章大意與首篇首章相似利端一開利心競熾而大倫將不暇顧其禍有甚於交兵者交兵不過殺人身耳言利則必蠱害人心孟子此章於遏人欲存天理

尤嚴焉

○孟子居鄒季任為任處守以幣交受之而不報處於平陸儲子為相以幣交受之而不報任平聲相去聲下同

趙氏曰季任任君之弟任君朝音潮會於鄰國季任為之居守其國也儲子齊相也不報者來見則當報之但以幣交則不必報也朱子曰初不自來但以幣交未為非禮但孟子既受之後便當來見而又不來則其誠之不至可知矣故孟子過而不見施報之宜也亦不屑之教誨也○慶源輔氏曰來見則禮意重幣交則禮意輕也

他日由鄒之任見季子由平陸之齊不見儲子屋廬子喜曰連得間矣
屋廬子連其名也知孟子之處上聲此必有義理故喜得其間隙而問之
問曰夫子之任見季子之齊不見儲子為其為相與為其之為去聲下同與平聲
言儲子但為齊相不若季子攝守君位故輕之邪俗作耶

曰非也書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

書周書洛誥之篇享奉上也儀禮也物幣也役用也

言雖享而禮意不及其幣則是不享矣以其不用志

于享故也蔡氏曰享不在幣而在於禮幣有餘而禮不足亦所謂不享也

為其不成享也

孟子釋書意如此新安陳氏曰幣物有餘而禮儀不足是有慢上之心謂其所貪在物雖禮意不足無妨乃是雖有享之名而不成享之禮也

屋廬子悅或問之屋廬子曰季子不得之鄒儲子得之

平陸

徐氏曰季子為去聲君居守不得往他國以見孟子則以幣交而禮意已備儲子為齊相可以至齊之境內而不來見則雖以幣交而禮意不及其物也慶源輔氏曰不得之鄒而不來則是制於禮者也得之平陸而不至則是簡於禮者也制於禮者欲為而不可簡於禮者可為而不欲君子之所為一視其禮意之輕重而行吾義而已○覺軒蔡氏曰此章見孟子於禮意之間是否之際權衡輕重各稱其宜如此然皆以幣交而皆受之豈孟子當時亦有幣交之禮而季子儲子皆非惡人亦有可受之理歟

○淳于髡曰先名實者為人也後名實者自為也夫子在三卿之中名實未加於上下而去之仁者固如此乎先後為皆去聲

名聲譽也實事功也言以名實為先而為之者是有志於救民者也以名實為後而不為者是欲獨善其身者也先後並如字名實未加於上下言上未能正其君下未能濟其民也

孟子曰居下位不以賢事不肖者伯夷也五就湯五就

桀者伊尹也不惡汙君不辭小官者柳下惠也三子者不同道其趨一也一者何也曰仁也君子亦仁而已矣何必同惡趨並去聲

仁者無私心而合天理之謂慶源輔氏曰無私心以存諸心而言合天理以行諸外而言人固有雖無私心而行事不合天理者唯仁則内外合天人備矣○論語於令尹子文陳文子章註引師說以為當理而無私心則仁矣今又以為仁者無私心而合天理其先後不同者蓋彼就二子之事而言故以為當理而無私心此直指夫仁而言故曰仁者無私心而合天理楊氏曰伊尹之就湯以三聘之勤也其就桀也湯進之也湯豈

有伐桀之意哉其進伊尹以事之也欲其悔過遷善而已伊尹既就湯則以湯之心為心矣及其終也人歸之天命之不得已而伐之耳若湯初求伊尹即有伐桀之心而伊尹遂相去聲之以伐桀是以取天下為心也以取天下為心豈聖人之心哉程子曰五就湯五就桀此伊尹後來事蓋已出了則當以湯之心為心所以五就桀不得不如此○張子曰伯夷伊尹柳下惠皆稱聖人出於仁之一端莫非仁也三子者各以是成性故得稱仁○雲峯胡氏曰集註於三子之中引楊氏説獨詳於伊尹者如夷惠不屑就不屑去其迹甚易明惟伊尹有去又有就其心未易識故詳之

曰魯繆公之時公儀子為政子柳子思為臣魯之削也滋甚若是乎賢者之無益於國也

公儀子名休為魯相（去聲）子柳泄柳也削地見侵奪也既譏孟子雖不去亦未必能有為也

曰虞不用百里奚而亡秦穆公用之而霸不用賢則亡削何可得與（與平聲）

百里奚事見（形向反）前篇　新安陳氏曰亡則何止乎削故曰削何可得魯之不亡尚以三賢在也否則如虞之亡求削而不可得矣

曰昔者王豹處於淇而河西善謳緜駒處於高唐而齊右善歌華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變國俗有諸內必形諸外為其事而無其功者髡未嘗覩之也是故無賢者也有則髡必識之華去聲

王豹衛人善謳淇水名緜駒齊人善歌謳聲有曲折也歌長言也高唐齊西邑華周杞梁二人皆齊臣戰死於莒音舉其妻哭之哀國俗化之皆善哭左傳襄公二十三年齊侯襲莒杞殖華胡化反還音旋載甲夜入明日先遇莒子莒子重賂之使無死曰請有盟華周對曰貪貨棄命亦君所惡也昏而

受命曰未中而棄之何以事君莒子親鼓而伐之獲杞梁莒人行成齊侯歸遇杞梁之妻於郊梁戰死妻行迎喪使弔之辭曰殖之有罪何辱命焉若免於罪猶有先人之故廬在下妾不得與郊弔齊侯弔諸其室○劉向說苑齊莊公攻莒杞梁與莒戰梁遂鬬殺二十七人而死妻聞而哭城為之阤而隅為之崩

髡以此譏孟子仕齊無功未足為賢也

曰孔子為魯司寇不用從而祭燔肉不至不稅冕而行不知者以為為肉也其知者以為為無禮也乃孔子則欲以微罪行不欲為苟去君子之所為衆人固不識也稅音脫為肉為無之為去聲

按史記孔子為魯司寇攝行相去聲下同事齊人聞而懼於是以女樂遺去聲魯君季桓子與魯君往觀之怠於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膰音煩于大夫則吾猶可以止桓子卒受齊女樂郊又不致膰俎于大夫孔子遂行孟子言以為為肉者固不足道以為為無禮則亦未為深知孔子者蓋聖人於父母之國不欲顯其君相之失又不欲為無故而苟去故不以女樂去而以燔肉行其見幾平聲明決而

用意忠厚固非衆人所能識也然則孟子之所為豈髡之所能識哉○尹氏曰淳于髡未嘗知仁亦未嘗識賢也宜乎其言若是南軒張氏曰孔子之去魯非孟子發明於此後世固亦未知也○慶源輔氏曰觀孟子引孔子之事以答淳于髡則孟子之去齊亦必有所為而不欲言之者矣○汪氏曰為肉為無禮皆非知孔子蓋不能用聖人而耽聲色君之大罪燔肉不至君之微罪若不以微罪行而著君之罪則為不仁苟去則為不義以微罪行仁也不為苟去義也君子之所為仁義而已○新安陳氏曰髡本辯口滑稽之徒始謂孟子去齊而未仁孟子答以夷惠伊尹或去或就皆仁也又謂有賢則必識之孟子答以夫子之去魯亦豈髡所能識哉反覆言古人事末方以君子自擬以衆人指髡髡雖譏

孟子未立功而去而孟子所以去齊之故終不自言以顯齊王之失亦見幾明決而用意忠厚焉自謂所願則學孔子今觀其進退語默宛然孔氏家法也

○孟子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

趙氏曰五霸齊桓晉文秦穆宋襄楚莊也三王夏禹商湯周文武也丁氏曰丁氏名公著唐蘇州人夏昆吾商大彭豕韋周齊桓晉文謂之五霸趙氏曰丁氏説本杜預春秋傳註○新安陳氏曰自王道衰伯圖盛人惟知五伯之功豈敢議五伯之罪惟孟子崇王賤伯故以三王律五伯而名其為

罪人焉五伯宜從前一說

天子適諸侯曰巡狩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入其疆土地辟田野治養老尊賢俊傑在位則有慶慶以地入其疆土地荒蕪遺老失賢掊克在位則有讓一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三不朝則六師移之是故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五霸者摟諸侯以伐諸侯者也故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朝音潮辟與闢同治去聲

慶賞也益其地以賞之也掊克聚斂力驗反也讓責也
移之者誅其人而變置之也討者出命以討其罪而
使方伯連帥帥上所類反下所律反諸侯以伐之也伐者奉天
子之命聲其罪而伐之也摟牽也五霸牽諸侯以伐
諸侯不用天子之命也新安陳氏曰無王如此使居三王之世豈非罪人自
入其疆至則有讓言巡狩之事自一不朝至六師移
之言述職之事南軒張氏曰天子入諸侯之國首察其土田次詢其賢才蓋為國之道莫
先於農桑莫要於人才也

五霸桓公為盛葵丘之會諸侯束牲載書而不歃血初命曰誅不孝無易樹子無以妾為妻再命曰尊賢育才以彰有德三命曰敬老慈幼無忘賓旅四命曰士無世官官事無攝取士必得無專殺大夫五命曰無曲防無遏糴無有封而不告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好今之諸侯皆犯此五禁故曰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歃所洽反糴音狄好去聲

按春秋傳去聲僖公九年葵丘之會陳牲而不殺讀書

加於牲上新安陳氏曰威信服人無事歃血歃歠也壹明天子之禁樹立也已立世子不得擅時戰反易初命三事所以脩身正家之要也穀梁傳僖公九年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桓盟不日此何以日日謂記其日美之也為見天子之禁故備之也葵丘之會陳牲而不殺讀書加於牲上一明天子之禁曰毋雍泉專水利毋訖糴訖止也毋易樹子毋以妾為妻毋以婦人與國事與音預○慶源輔氏曰一明天子之禁但一意以明天子之禁而已不孝是惡之大者故居首世子必告於天子而後立既立則豈可擅自易之不孝是不子易樹子是不父以妾為妻則無夫婦之別賔賔客也旅行旅也皆當有以待之不可忽忘也士世祿而不世官恐其未必賢

也官事無攝當廣求賢才以充之不可以闕人廢事也取士必得必得其人也無專殺大夫有罪則請命于天子而後殺之也無曲防不得曲為隄防壅泉激水以專小利病鄰國也無遏糴鄰國凶荒不得閉糴也無有封而不告者不得專封國邑而不告天子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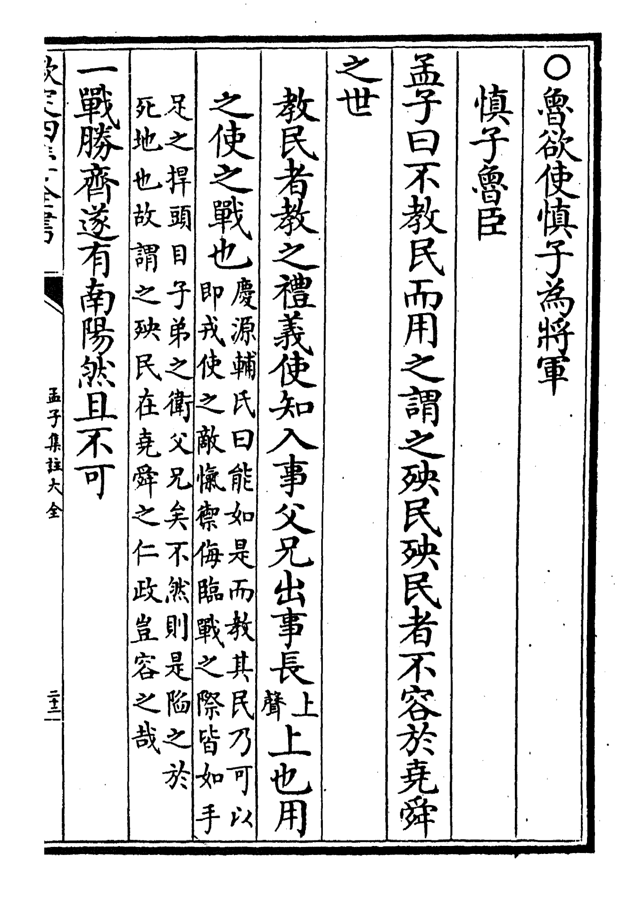
新安陳氏曰五命即載書之辭才者育之亞於尊賢所以明貴德言歸于和好無構怨也

長君之惡其罪小逢君之惡其罪大今之大夫皆逢君之惡故曰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長上聲

君有過不能諫又順之者長君之惡也君之過未萌而先意導之者逢君之惡也南軒張氏曰君有惡承順而長之固為罪矣逢君惡者逆探君意而成之罪尤大也其詭秘姦諂為甚而戕賊蠧害尤深蓋君萌不善之念其始必有未安於心未敢遽達也已迎而安之則其發也必果君以為己意未形於事而彼能先之則其愛也必篤故長君惡於外者其罪易見逢君惡於内者其慝難知易見者害猶淺難知者害不可言也自古姦臣之得君未有不自逆探君意以成其惡故君臣之相愛不可解卒至於俱亡而後已逢君之惡云者可謂極小人之情狀矣○慶源輔氏曰長君之惡者無能而巽懦阿諛之人也逢君之惡者有才而傾險陰邪之人也

○林氏曰邵子有言治春秋者不先治五霸之功

罪則事無統理而不得聖人之心春秋之間有功者未有大於五霸有過者亦未有大於五霸故五霸者功之首罪之魁也以上邵子之說孟子此章之義其亦若此也與音余然五霸得罪於三王今之諸侯得罪於五霸皆出於異世故得以逃其罪至於今之大夫宜得罪於今之諸侯則同時矣而諸侯非惟莫之罪也乃反以為良臣而厚禮之不以為罪而反以為功何其謬戾幼反哉慶源輔氏曰孟子雖取桓文之五命而又以五霸為三王之罪人得春秋之大指矣



○魯欲使慎子為將軍

慎子魯臣

孟子曰不教民而用之謂之殃民殃民者不容於堯舜之世

教民者教之禮義使知入事父兄出事長上上聲也用之使之戰也慶源輔氏曰能如是而教其民乃可以即戎使之敵愾禦侮臨戰之際皆如手足之捍頭目子弟之衛父兄矣不然則是陷之於死地也故謂之殃民在堯舜之仁政豈容之哉

一戰勝齊遂有南陽然且不可

是時魯蓋欲使慎子伐齊取南陽也故孟子言就使慎子善戰有功如此且猶不可（新安陳氏曰就使僥倖克敵已驕敵怒禍方深耳況未必能且不免敗乎）

慎子勃然不悅曰此則滑釐所不識也（滑音骨）

滑釐慎子名

曰吾明告子天子之地方千里不千里不足以待諸侯諸侯之地方百里不百里不足以守宗廟之典籍

待諸侯謂待其朝（音潮）覲聘問之禮宗廟典籍祭祀會

同之常制也慶源輔氏曰觀此二句則知先王之制封國大小自有意義豈私意可得而損益之哉

周公之封於魯爲方百里也地非不足而儉於百里太公之封於齊也亦爲方百里也地非不足也而儉於百里

二公有大勳勞於天下而其封國不過百里儉止而不過之意也問王制與孟子同而周禮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諸侯方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百里鄭氏以王制爲夏商制爲夏商中國方三千里周公斥而大之中國方七千里所以不

同朱子曰鄭氏只文字上說得好看然甚不曉事情且如百里之國周人欲增到五百里須併四箇百里國地方做得一國其所併四國又當別裂地以封之如此則天下諸侯東遷西移改立宗廟社稷皆為之騷動矣且如此趲去不數大國便無地可容了許多國何以處之恐其不然竊意其初只方百里後來吞併遂漸漸大如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到周時只千八百國自非吞併如何不見了許多國武王時諸國地已大武王亦不奈何只得就而封之當時封許多功臣之國緣當初滅國五十得許多空地可封不然則周公太公亦自無安頓處孟子百里之說亦只是大綱如此說不是實攷得見古制

今魯方百里者五子以為有王者作則魯在所損乎在所益乎

魯地之大皆幷去聲吞小國而得之有王者作則必在所損矣

徒取諸彼以與此然且仁者不為況於殺人以求之乎

徒空也言不殺人而取之也慶源輔氏曰不殺人而取彼與此仁者猶且不為以其非所當得故也況於殃民而求廣土地者乎

君子之事君也務引其君以當道志於仁而已

當道謂事合於理志仁謂心在於仁華陽范氏曰君子之事上也引其君於正小人之事上也引其君於邪君子引其君於仁義引其君於愛民引其君於納諫引其君於恭

偷引其君於學問此君子之所以引其君者志於仁而已矣小人引其君於好利引其君於好戰引其君於用刑引其君於拒諫引其君於驕侈此小人之所以引其君者志於不仁而已矣伊尹以堯舜之道引成湯故成湯為堯舜之君周公以文武之道引成王故成王為文武之君此引其君以當道榮夷公以專利引周厲王故周亂趙高以刑法引秦二世故秦亡此引君以當非道也○西山真氏曰道之與仁非有二也以事之理而言則曰道以心之德而言則曰仁心存於仁則其行無不合道矣○新安陳氏曰事合理必不爭己所不當有之地心存仁必不殺人以爭地二句不特可斷此一事實臣事君之法也殃民者仁之反欲慎子導君以仁不殃民而為不仁也

○孟子曰今之事君者曰我能為君辟土地充府庫今

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富之是富桀也為去聲辟與闢同鄉與向同下皆同

辟開墾口狠反也朱子曰鄉道志仁不可分為二事中庸曰脩道以仁孟子言不志於仁所以釋不鄉道之實也前章務引其君以當道志於仁而已亦言志仁之為當道耳

我能為君約與國戰必克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為之强戰是輔桀也

約要平聲結也與國和好去聲相與之國也新安陳氏曰前是為君富國剥下奉上者此是為君强兵戰勝攻取者暴君之良臣實治世之民賊不能引君鄉道志仁而導以不

道不仁助桀為虐者也

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雖與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也言必爭奪而至於危亡也

南軒張氏曰此章大抵與前章意同戰國之臣所以輔君者徒以能富國強兵為忠而其君亦固以此為臣之忠於我也而孟子以為民賊何哉蓋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但為之富強之計則君益以驕肆而民益以憔悴是上成君之惡而下絶民之命也當時諸侯乃以民賊為良臣豈不痛哉○新安陳氏曰自當時觀之孟子此論若迂且激既而六國吞暴秦亡此論豈不深中大驗此章與上章意實相類其因譏切慎子而繼發歟

○白圭曰吾欲二十而取一何如

白圭名丹周人也欲更(平聲)稅法二十分(扶問反下同)而取其一分林氏曰按史記白圭能薄飲食忍嗜(時至反)欲與童僕同苦樂(音洛下同)樂觀時變人棄我取人取我與以此居積致富其為此論蓋欲以其術施之國家也

勿軒熊氏曰按貨殖列傳白圭當魏文侯時李克務盡地力而白圭樂觀時變故人棄我取人取我予能薄飲食忍嗜欲與用事僮僕同苦樂趨時若猛獸鷙鳥之發曰吾治生猶孫吳用兵商鞅行法智不足以權變勇不足以斷決仁不能以取予強不能以有守雖欲學吾術皆不告也蓋世言治生者祖白圭

孟子曰子之道貉道也(貉音陌)

貉北方夷狄之國名也

萬室之國一人陶則可乎曰不可器不足用也

孟子設諭以詰（契乙反）圭而圭亦知其不可也

曰夫貉五穀不生惟黍生之無城郭宮室宗廟祭祀之

禮無諸侯幣帛饔飧無百官有司故二十取一而足也

（夫音扶）

北方地寒不生五穀黍早熟故生之（得及未寒時生成）饔飧

以飲食饋客之禮也

今居中國去人倫無君子如之何其可也

無君臣祭祀交際之禮是去人倫無百官有司是無
君子

陶以寡且不可以為國況無君子乎

因其辭以折之

欲輕之於堯舜之道者大貉小貉也欲重之於堯舜之
道者大桀小桀也

什一而稅堯舜之道也多則桀寡則貉今欲輕重之

則是小貉小桀而已

慶源輔氏曰什一中正之制也故以為堯舜之道三代聖人雖因時損益有所不同然一本於中正則無以異也惟其中正所以行之天下而安傳之萬世而無弊周衰王制盡廢兼并之俗起而貧富遂以不均白圭屢身禁欲樂觀時變知取知予以此居積致富此三代盛時所無有也其犯先王之禁大矣顧乃私憂過計創為輕賦之説欲以其術施之國家故孟子明辨其不可槪其始則取其事之易辨者以開其智中則歷陳其不可之實以破其説末則舉堯舜之道不可得而輕重者使之有所歸著亦可謂委曲詳盡矣○雲峯胡氏曰易曰節以制度必先言中正以通蓋堯舜之道中而已重之輕之皆非中也可行於夷狄不可通行於天下可行於一時不可通行於萬世○新安陳氏曰彼真貉真桀為大者此為小者也

○白圭曰丹之治水也愈於禹

趙氏曰當時諸侯有小水白圭為去聲之築堤壅委恐反而注之他國

孟子曰子過矣禹之治水水之道也

順水之性也

是故禹以四海為壑今吾子以鄰國為壑

壑受水處也

水逆行謂之洚水洚水者洪水也仁人之所惡也吾子

過矣惡去聲

水逆行者下流壅塞故水逆流今乃壅水以害人則與洪水之災無異矣勿軒熊氏曰按白圭自言善治生有智仁強勇四術然築堤壅水不能行所無事則不智以鄰國為壑利己害人則不仁所謂強勇亦愚悍自信而已此戰國富強之術故深抑之○新安陳氏曰禹除天下之害順水之性而委之於海圭除一國之害不順水之性而但壑之於鄰是禹為天下除害而圭乃為鄰國之害也不仁甚矣

○孟子曰君子不亮惡乎執惡平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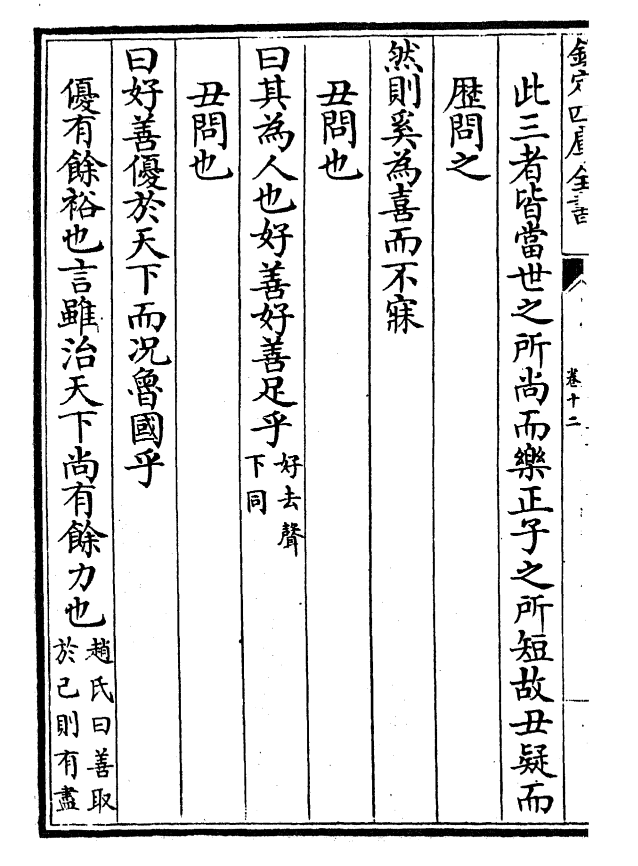
亮信也與諒同惡乎執言凡事苟且無所執持也朱子

曰考之說文古無亮字以為與諒通者近之然諒有二訓止訓信者友諒之類是也訓必信者貞而不諒是也○南軒張氏曰諒對貞而言則專於諒者未必貞也以己之私意為諒非諒之正也孟子之言諒諒之正也○慶源輔氏曰此與論語人而無信章同意此以守言彼以行言也○汪氏曰執諒體常也不諒通變也

○魯欲使樂正子為政孟子曰吾聞之喜而不寐

喜其道之得行

公孫丑曰樂正子強乎曰否有知慮乎曰否多聞識乎曰否知去聲



此三者皆當世之所尚而樂正子之所短故丑疑而歷問之

然則奚為喜而不寐

丑問也

曰其為人也好善好善足乎好去聲下同

丑問也

曰好善優於天下而況魯國乎

優有餘裕也言雖治天下尚有餘力也趙氏曰善取於己則有盡

善取於人則無窮此其所以雖治天下猶有餘力也

夫苟好善則四海之內皆將輕千里而來告之以善夫音扶下同

輕易去聲也言不以千里爲難也

夫苟不好善則人將曰訑訑予既已知之矣訑訑之聲音顏色距人於千里之外士止於千里之外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矣與讒諂面諛之人居國欲治可得乎訑音移治去聲

訑訑自足其智不嗜善言之貌慶源輔氏曰世間此等人亦甚多然其所謂智者是乃所以為愚也然原其始則起於予既已知之之意萌于中而已可不畏乎○新安陳氏曰距知之之意萌于中而已可不畏乎○新安陳氏曰距與拒通前漢汲黯傳智足以距諫亦用此距字君子小人迭為消長上聲直諒多聞之士遠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理勢然也○此章言為政不在於用一己之長而貴於有以來天下之善南軒張氏曰好善誠篤非舍己私者不能能舍己則中虛虛則能來天下之善於為天下何有蓋善者天下之公也自以為是則專己而絕天下之公理蔽孰甚焉

○陳子曰古之君子何如則仕孟子曰所就三所去三

其目在下

迎之致敬以有禮言將行其言也則就之禮貌未衰言弗行也則去之

所謂見行可之仕若孔子於季桓子是也受女樂而不朝音潮則去之矣

其次雖未行其言也迎之致敬以有禮則就之禮貌衰則去之

所謂際可之仕若孔子於衛靈公是也故與公遊於

圍公仰視蜚(與飛同)鴈而後去之(史記孔子世家孔子反乎衛入主蘧伯玉家他日靈公問兵陳孔子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與孔子語見蜚鴈仰視之色不在孔子孔子遂行復如陳)

其下朝不食夕不食飢餓不能出門戶君聞之曰吾大者不能行其道又不能從其言也使飢餓於我土地吾恥之周之亦可受也免死而已矣

所謂公養之仕也君之於民固有周之之義況此又有悔過之言(新安陳氏曰所謂大者以大節論所謂又者以其次言也)所以可受

然未至於飢餓不能出門戶則猶不受也其曰免死而已則其所受亦有節矣朱子曰孟子言所就三所去三其上以言之行不行為去就此仕之正也其次以禮貌衰未衰為去就又其次至於不得已而受其賜則豈君子之本心哉蓋當是時舉天下莫能行吾言矣則有能接我以禮貌而周我之窮困者豈不善於彼哉是以君子以為猶可就也然孟子蓋通上下言之若君子之自處則在所擇矣孟子於其受賜之節又嘗究言之曰飢餓不能出門戶則周之亦可受也明未至於如是之貧則不可受免死而已矣言受之有限不求贏餘明不多受也○慶源輔氏曰言將行其言也則就之為道而仕也迎之致敬以有禮則就之為禮而仕也道在我禮在彼至於周之亦可受此君子之不得已也集註恐後之貪利苟得者以是藉口而全不顧義遂流於

欲而不知也故言此以防譖之然使上之賜下止周其身下受其賜止以免其死則時可知矣○雲峯胡氏曰本文初言去就各有三至其目則上兩節言去就末一節獨不言盖飢餓不能出門户是欲去而不能去者故周之不曰可就而曰亦可受覲亦之辭見其瀕死不容不受而曰免死而已則亦未嘗過受也君子於去就辭受之際可謂嚴矣此孟子答古之君子之問也今之君子何如哉

○孟子曰舜發於畎畆之中傅說舉於版築之間膠鬲舉於魚鹽之中管夷吾舉於士孫叔敖舉於海百里奚舉於市說音悦

舜耕歷山三十登庸說築傅巖武丁舉之膠鬲遭亂

鬻余六反販方萬反魚鹽文王舉之管仲因於士官桓公舉以相去聲國孫叔敖隱處上聲海濱楚莊王舉之為令尹百里奚事見形甸反前篇新安陳氏曰舜聖人且君也故只曰發傅說以下五賢皆臣也故皆曰舉

故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曾與增同

降大任使之任大事也若舜以下是也空去聲窮也乏

絕也拂戾也言使之所為不遂多背音佩戾也動心忍性謂竦荀勇反動其心堅忍其性也然所謂性亦指氣稟食色而言耳朱子曰動其仁義禮智之心忍其聲色臭味之性○慶源輔氏曰竦動其心則心活堅忍其性則性定心活則不為欲所役性定則不為氣所動○雲峯胡氏曰或謂孟子嘗曰不動心曰養性此曰動心忍性何也曰彼言不動心是處富貴而富貴不能變動其心也此言動心是處貧賤而貧賤有以竦動其心也譬之水動心是浚得源頭活水衮衮出來不動心是水之流不為沙泥所溷不為波流所汩也養性者養其本然天命之性不使之有所動於外忍性者忍其氣稟食色之性不使之有所動於中○新安陳氏曰分配之苦心志所以動心動心則善念由此生勞餓空乏所以忍性忍性則

物慾由此窒拂亂所為所以增益前所不能者而能之則德業由此進舜大聖人未必盡由此而窮苦之迹實如此履此豈無所警省若傅說以下所以能當大任實由于此也

程子曰若要熟也須從這裏過

朱子曰只是要事事經歷過似一條路須每日從上面往來行得熟了方認得許多險阻去處若素不曾行忽然一旦撞行去少間定墮坑落塹也○慶源輔氏曰人不經憂患困窮頓挫摧屈則心不平氣不易察理不盡處事多率故謂人若要熟須從這裏過○潛室陳氏曰更嘗變故多則閱義理之會熟熟謂義理與自家相便習如履吾室中

人恒過然後能改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徵於色發於聲而後喻衡與横同

恒胡登反常也猶言大率也横不順也作奮起也徵知盈反驗也喻曉也此又言中人之性常必有過然後能改新安陳氏曰下文所謂作與喻即是改過之事蓋不能謹於平日故必事勢窮蹙以至困於心衡於慮然後能奮發而興起不能燭於幾平聲微故必事理暴著以至驗於人之色發於人之聲然後能警悟而通曉也朱子曰困心衡慮者心覺有其過徵色發聲者其過形於外○慶源輔氏曰舜大聖人之事傅說而下皆上智之事自人恒過而下則中人之事也纔言恒過而後能改便見是中人之性矣下兩句只是改過之事雖是不能謹於平日至於事勢窮

蹙困心衡慮始能奮發而興起然畢竟是其才尚足以有為雖是不能燭於幾微至於事理暴著徵色發聲始能警悟而通曉然畢竟是其智尚足以有察如此故亦可以進於善若至是而猶不之覺焉則下愚而已

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拂與弼同

此言國亦然也慶源輔氏曰上既言上智中人之事矣故此推言在國亦然法家法度之世臣也拂士輔弼之賢士也新安陳氏曰人主為國內有守法持正者規諫之外有敵國外患以警懼之則不敢縱肆而國可保否則驕縱而國亡矣

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也樂音洛

以上文觀之則知人之生全出於憂患而死亡由於安樂矣新安陳氏曰憂患未必便生然憂患則警戒而其慮深有生全之理結章首至而後喻一截安樂未必便死然安樂則多怠肆而其志荒有死亡之理結入則無法家至國恒亡一節自困而亨上聖且然諸賢皆然中人則待有過而後能然為國者亦莫不然也大槩此章言處困苦憂患之意多安樂即憂患之反也○尹氏曰言困窮拂鬱能堅人之志而熟人之仁雲峯胡氏曰必堅忍其志然後自至於熟堅志是入德路頭熟仁是成德地步以安樂失之者多矣南軒張氏曰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生言生之道死言死之道也繼體之君公侯之裔生處安樂無憂患可歷則如之何必也念安樂之可畏思天命之無常戒謹恐懼不敢有其安

樂是乃困心衡慮之方生之道也死於安樂非安樂能死之以溺於安樂而自絶焉耳故在君子則雖處安樂而生理未嘗不遂在小人則雖處憂患而死亦恐不免窮斯濫是也○勉齋黄氏曰恐懼脩省常生於憂患驕奢淫泆必起於宴安當阨窮困躓之餘其操心危其慮患深其刻厲奮發以進於善有不期然者矣○新安陳氏曰張子西銘云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貧賤憂戚庸玉汝於成後二句即孟子此章之意前二句孟子所未言也人能知此則處憂患者固可生處安樂者亦不死矣盡心上篇有德慧章意與此合當參看動心是充廣道心忍性是節制人心一是擴天理一是遏人欲

○孟子曰教亦多術矣予不屑之教誨也者是亦教誨之而已矣

多術言非一端屑潔也不以其人為潔而拒絶之所謂不屑之教誨也其人若能感此退自脩省則是亦我教誨之也朱子曰趙氏註屑潔也考孟子不屑就與不屑不潔之言屑字皆當作潔字解不屑之教誨謂不以其人為潔而教誨之如坐而言不應隱几而臥之類○新安陳氏曰不屑教非忍而絶之實將激而進之是亦多術中教○尹氏曰言或抑或揚或與或不與各因其材而篤之無非教也

孟子集註大全卷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四書大全孟子集註卷十三

詳校官給事中臣戴　璐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田尹衡

校對官檢討臣郭　寅

謄錄監生臣馬嗣佺

孟子集註大全卷十三

盡心章句上

凡四十六章

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

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新安陳氏曰心者神明之舍具衆理心之體也應萬事心之用也大學章句釋明德或問釋致知之知字此釋心字大槩相發云性則心之所具之理而天又理之所從以出

者也人有是心莫非全體然不窮理則有所蔽而無以盡乎此心之量去聲故能極其心之全體而無不盡者必其能窮夫音扶理而無不知者也既知其理則其所從出亦不外是矣

朱子曰天者理之自然而人之所由以生者也性者理之全體人之所得以生者也心則人之所以主於身而具是理者也天大無外而性稟其全故人之本心其體廓然亦無限量惟其梏於形氣之私滯於聞見之小是以有所蔽而不盡人能即事即物窮究其理至於一日會通貫徹而無所遺焉則有以全其本然之體而吾之所以為性與天之所以為天者皆不外此而一以貫之矣伊川云盡心然後知性此不然盡字大知字零星性者吾心之實理若不知得却盡个甚惟就

知上積累將去自然盡心人能盡其心者只為知其性此句文義與得其民者得其心也相似者字不可不仔細看○人之所以盡其心者以其知其性故也蓋盡心與存心不同存心即操存求放之事是學者初用力處盡心則窮理之至廓然貫通之謂所謂知性即窮理之事也須是窮理方能知性知性之盡則能盡其心矣○性以賦於我之分而言天以公共道理而言天便是箇大底人人便是箇小底天吾之仁義禮智即天之元亨利貞凡吾之所有者皆自彼而來也故知吾性則自然知天矣○問如何是天者理之所出曰天便是那太虛但能盡心知性則天便不外是矣○慶源輔氏曰知性而盡心者譬如家主盡識一家所有之物然後隨取隨有隨用隨足方盡得家主之職知性而知天如家主既識得家中之物則自然知此物是何從而來也○陵陽李氏曰性與心初無間而知與盡則有序性與心無間則知性故能

盡心知與盡有序則謂盡之爲先而知之爲後是失其先後之倫也以大學之序言之知性則物格之謂盡心則知至之謂也問盡心今既定作知至說則知天一條當何繫屬繫之知性之下盡心之前與知性俱爲一衮事耶抑繫之盡心之下乃知至又精熟底事耶朱子曰知其性則知天矣據此文勢只合在知性裏說○問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不惑謂知事物當然之理知天命謂知事物之所以然便是知天知性之說否曰然

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

存謂操平聲而不舍上聲養謂順而不害事則奉承而不違也朱子曰先存心而後養性存得父子之心盡方養得仁之性存得君臣之心盡方養得義之性

存之養之即是事心性即是天故曰所以事天也知性是知得性中物事既知得須盡知得方始是盡心存其心養其性方始是做工夫處如大學物格而后知至物格者物理之極處無不到知性也知至者吾心之所知無不盡盡心也至於意誠則存其心養其性也聖人說知必說行○存心者氣不逐物而常守其至正也養性者事必循理而不害其本然也○心性皆天之所以與我者不能存養而梏亡之則非所以事天也夫心具性敬以存之則性得其養而無所害矣此君子之所以奉順乎天蓋能盡其心而終之之事顏冉所以請事斯語之意故敬者學之終始所謂徹上徹下之道也○問盡心存心盡莫是極至地位存莫是初存得這心否曰盡心也未說極至只是凡事便須理會教十分周足無少闕漏處方是盡存也非獨是初工夫初間固是操守存在這裏到存得熟後也只是存這存字無始終只存這裏○慶源輔

氏曰心是活物須是操則存不然便放去矣性是實理須當順之而不害害謂違悖而戕傷之性本不可以戕傷言但為自家違悖了便是戕傷之也奉承之而不違便只是存心養性事○問盡心知性存心養性上是知工夫下是行工夫然上一節知性在先盡心在後下一節存心在先養性在後何也潛室陳氏曰知性即窮理格物之學是工夫最先者盡心即大學知至境界存心即誠意正心之謂養性在其中矣非存心外別有所謂養性工夫故養性在存心下○新安陳氏曰人能存心養性然後能事事合理順事乎天而無愧於天之所以賦予我者此西銘所以曰存心養性為匪懈又曰存吾順事存心養性即所以順事之本也

殀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

殀壽命之短長也貳疑也不貳者知天之至修身以俟死則事天以終身也立命謂全其天之所付不以人爲害之

朱子曰殀壽不貳不以死生爲吾心之欣戚也不貳是不疑若一日未死一日要是當百年未死百年要是當這便是立命既不以殀壽貳其心又須修身以俟方始能立命不以殀壽動心一向亂做又不可殀壽不貳便是知性知天之力修身以俟便是存心養性之功立命一向更用通下章看此與西銘都相貫穿○殀壽之不齊蓋氣之所稟有不同者不以悅戚二其心而惟修身以俟之則天之正命自我而立而氣稟之短長非所論矣○慶源輔氏曰徇私以賊理縱欲以傷生皆所謂以人爲害之也○新安陳氏曰命之短長此命字以氣言立命此命字兼理與氣言

○程子曰心也

性也天也一理也自理而言謂之天自稟受而言謂之性自存諸人而言謂之心張子曰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朱子曰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此是總說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此就人上說四句本只是一箇太虛漸細分說得密耳由太虛有天之名便是四者之總體而不雜乎四者之言由氣化有道之名氣化者那陰陽造化金木水火土皆是太虛便是太極圖上面一圓圈氣化便是陰靜陽動合虛與氣有性之名有這氣便有這理隨在這裏若無此氣這理在甚處安頓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知覺又是那氣之虛處聰明視聽作爲運用皆是知覺○有是物則有是

理與氣故有性之名若無是物則不見理之所寓由太虛有天之名只是據理而言由氣化有道之名由氣之化各有生長消息底道理故有道之名既已成物則物各有理故曰合虛與氣有性之名○九峯蔡氏曰橫渠四語只是理氣二字而細分由太虛有天之名即無極而太極之謂以理言也由氣化有道之名即一陰一陽之謂道之謂以氣言也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即繼之者善成之者性之謂以人物稟受而言也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即人心道心之謂以心之體而言也○趙氏曰集註並舉程張二說正欲學者於三者同處分析得異處分明於異處體會得同處親切耳○新安陳氏曰天者理而已惟以理言則幾於泛以形體謂之天惟以形體言則涉於淺今曰太虛則虛空之中有太極之理此由太虛所以有天之名也一陰一陽之謂道所以一陰而又一陽一陽而又一陰者氣之化也化云者所以然之妙也此由

氣化所以有道之名也合太虛之虛與氣化之氣理寓於氣而具於人此合虛與氣所以有性之名也性理也知覺所以知覺此理也偏言知覺惟見氣之靈耳必合性與知覺言之所以有心之名也以此剖析之其庶幾乎

愚謂盡心知性而知天所以造七到反其理也存心養性以事天所以履其事也不知其理固不能履其事然徒造其理而不履其事則亦無以有諸已矣慶源輔氏曰不知其理則冥行妄作而已不履其事則必至於妄想空虛知天而不以殀壽貳其心智之盡也事天而能修身以俟死仁之至也智有不盡固不知所以為仁然智而不仁則亦

將流蕩不法而不足以爲智矣朱子曰盡心者私智不萌萬理洞貫斂之而無所不具擴之而無所不通之謂也學至於此則知性之爲德無所不該而天之爲天者不外是矣存者存此而已養者養此而已生死不異其心而修身以俟其正則不拘乎氣禀之偏而天之正命自我立矣○大槩此章所謂盡心者物格知至之事曾子所以一唯而無疑於一貫之言者是也所謂事天者誠意正心修身之事曾子所以臨深履薄而無日不省其身者是也所謂立命者如是以没身焉曾子所以啟手足而知免得正斃而無求者是也以是推之一章之指略可見矣○節齋蔡氏曰孟子此章與大學中庸相表裏窮其理以知天即中庸所謂智也履其事以事天即中庸所謂仁也殀壽不貳修身以俟死所以立命而不渝即中庸所謂勇也與大學合前屢言矣○雲峯胡氏曰欲造其理者用工全在知性上

知性有工夫盡心無工夫盡是大段見功知是積累用功欲履其事者用工全在存心上存心有工夫養性無大工夫存者操之而不舍養不過順之而不害耳集註分理與事言又分智與仁言何也蓋能知其理已自是智然必不以殀壽貳其心方見其爲智之盡能踐其事已自是仁然必修身以俟死方見其爲仁之至流蕩不法四字讀者多以爲指異端之學言愚見流蕩與存養字相反不法與修字相反能存養則不至於流蕩矣能修身則所爲無不法者矣流蕩不法則是不能全其天之所與而以人爲害之者也

○孟子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

人物之生吉凶禍福皆天所命然惟莫之致而至者乃爲正命故君子脩身以俟之所以順受乎此也此字

指正命○朱子曰莫非命也此一句是活絡在這裏看他如何來然在天言之皆是正命在人言之便有正有不正此命字是指氣言若我無以致之則命之壽殀皆是合當如此者如顔子之夭伯牛之疾是也○雲峯胡氏曰莫非命也凡有生者之所同順受其正能脩身者之所獨○新安陳氏曰此命字氣也順受其正理也立巖墻下非理也盡道而死理也桎梏死非理也君子必以理御氣

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巖墻之下

命謂正命巖墻墻之將覆者知正命則不處上聲危地以取覆壓之禍慶源輔氏曰立乎巖墻之下以致覆壓而死則乃是人所自取耳非天爲之也蓋巖墻有傾覆之勢自家却去下面立地便是自取其覆壓也是故君子戰戰兢兢如履薄冰非禮

勿動○雲峯胡氏曰集註於此命字必曰正命者蓋上文有莫非命也一句故死於巖墻之下亦命也但非正命爾惟知正命者則不立乎巖墻之下○新安陳氏曰巖墻下理不當立立而壓死人所自取非正命也

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

盡其道則所值之吉凶皆莫之致而至者矣問人或死於干戈死於患難如比干之類亦是正命乎朱子曰固是正命又問以理論之則謂之正命以死生論之則非正命如何曰如何恁地說得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當死而不死却是失其正命此處須當活看古人所以殺身成仁舍生取義學者須是於此處見得臨利害時便將自家所對了直須是壁立萬仞始得如今

小有利害便生計較便說道恁地死非正命如何得○新安陳氏曰盡其道即上章所謂修身是也

桎梏死者非正命也

桎梏所以拘罪人者桎音質足械也梏姑沃反手械也言犯罪而死

新安陳氏曰不盡其道而有罪爲犯罪若在縲紲非其罪者不謂之犯罪

與立巖墻之下者同皆人所取非天所爲也

問桎梏死者雖非正命然亦以命言此乃自取耳使文王死於羑里孔子死於桓魋却是正命○新如何謂之命朱子曰亦是自作而天殺之但非正命安陳氏曰天之命於人吉凶禍福死生壽殀雖萬變而不齊人之事乎天必盡其道有正無邪則一定而不易能盡其道而值其吉且福且壽者固正命也此似有以致之然我惟知自盡其道耳初非有所覬覦

於天而為之也盡道而吉福壽自至焉非天命之正而何茍盡其道不幸而值凶禍夭是我于道理本無愧不過自值乎凶禍天耳非我有以致之而然是亦命之正也必不盡其道自取禍敗喪亡則自有以致之始不得為正命耳○此章與上章蓋一時之言所以發其末句未盡之意

潛室陳氏曰凡死雖均是命但盡道而無憾者為正比干雖殺身正也盜跖雖永年非正也知謂知此道理立謂盡此道理不惑於死生壽夭壹是天理排定是謂知命既知得了不成一向委付於命須是盡了自家身分上道理無少虧欠方是立命盡此道理了恁時死才無憾是謂正命

○雲峯胡氏曰前章末句言立命是全其天之所付而不以人為害之者也此所謂桎梏死及死於巖墻之下是不知正命未免流蕩不法而以人為害之矣立命是已造聖賢之域知命是方入聖賢之階立在

知後知在先立

○孟子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求在我者也舍上聲

在我者謂仁義禮智凡性之所有者

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求在外者也

有道言不可妄求有命則不可必得在外者謂富貴利達凡外物皆是命字以氣言　○趙氏曰言爲仁由已富貴在天如不可求從吾所好去聲○朱子曰富貴身外之物求之惟恐不得

縱使得之於身心無分毫之益況不可必得乎若義理求則得之能不喪其所有可以為聖為賢利害甚明○南軒張氏曰言求在我者有益於得所以擴天理也言求在外者無益於得所以遏人欲也富貴利達衆人謂已有求之之道然不知其有命焉固有求而得之者矣是亦有命而非求之能有益也蓋亦有巧求而不得者多矣以此可見其無益於得也○新安陳氏曰此章言仁義禮智根於性乃所當求富貴利達制於命不可必求也

○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

此言理之本然也大則君臣父子小則事物細微其當然之理無一不具於性分(去聲)之内也

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樂音洛

誠實也言反諸身而所備之理皆如惡去聲惡臭好去聲好色之實然則其行之不待勉强上聲而無不利矣利順也

其爲樂孰大於是朱子曰萬物不是萬物之迹只是萬物之理如君臣之義父子之親這道理本備於吾身誠是實有此理檢點自家身上果無欠缺事君真箇忠事父真箇孝莫不各盡其當然而無一毫之不盡則仰不愧天俯不怍人自然是快活然反之於身有些子不實則中心愧怍不能以自安如何會樂横渠謂反身而誠則不慊於心此說極有理○反身而誠見得本具是理而今亦不曾虧欠了他底若不反身而誠只是天下公共之理我無與焉○此乃躬行之至無一理不實有於吾身

非爲一時見人發也如仁義忠孝應接事物之理皆真有之而非出於勉强僞爲也此是見得透信得及處到此地位則推己及人不待勉强而仁在我矣下言强恕而行者蓋言未至於此則當强恕以去己私之蔽而求得夫天理之公也○潛室陳氏曰反諸身者既是萬理皆實即渾身是義理流行何處不順裕苟於實理無得即觸處滯礙無往而非逆境何樂之有○雲峯胡氏曰此一反字只是自檢點過不是湯武反之之反

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 强上聲

强勉强也恕推己以及人也反身而誠則仁矣其有未誠則是猶有私意之隔而理未純也故當凡事勉

强推己及人庶幾平聲心公理得而仁不遠也朱子曰强恕不言忠無忠何以爲恕蓋有心爲恕則忠固在其中矣所謂無忠做恕不出兩字不容去一者正謂此也若自己心裏元自不實不盡更將何物推以及人以此見凡說恕字必有忠字在源頭了今人皆不忠之恕惟務苟且於一時不復有己可推亦無復近仁矣○反身而誠則恕從這裏流出不用勉强未到恁田地須是勉强○問强恕而行曰此是元不曾恕在故當凡事勉强推己及人若反而誠則無待於勉强矣强恕而行是要求至於誠○雲峯胡氏曰强恕求仁即誠之之事○此章言萬物之理具於吾身體之而實則道在我而樂音洛有餘聖賢之事行之以恕則私不容而仁可得學者之事○朱子曰反身而誠自然循理所以

樂强恕而行且恁地把捉勉强做去萬物皆備於我下文反身强恕皆蒙此句為義强恕者亦是他見得萬物皆備於我了只爭着一箇反身而誠便是要强恕上做工夫亦只是要去箇私意而已私意既去則萬物自無欠缺處矣○新安陳氏曰樂莫大焉必以無不慊仰不愧俯不怍形容方見樂之味集註雖不用此語然曰如惡惡臭好好色之實然則是以大學誠意章自慊之意言之而此意已在其中矣誠與仁一理耳實有此理則曰誠純乎此理而無私則曰仁未有誠而不仁者也亦未有仁而不誠者也

○孟子曰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衆也

著者知之明察者識之精慶源輔氏曰著則明之而已察則又加精焉言

方行之而不能明其所當然既習矣而猶不識其所以然習謂行之積習既久所以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多也

慶源輔氏曰所當然是就事上說所以然是就理上說凡事皆有所當然必有理之所以然人能於方行之時明其事之所當然既習之後又識其理之所以然則能知夫道矣○勿軒熊氏曰此與上章通言有此三等人反身而誠上也強恕而行次也此承上章而言下等人也○新安陳氏曰天下事物有當然之則必有所以然之故行而不明當然之則習而不察所以然之故此爲凡人言也易曰百姓日用而不知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於凡人無責也學者則不當然矣孟子斯言其亦憫凡人而不無望於學者與

○孟子曰人不可以無恥無恥之恥無恥矣

趙氏曰人能耻己之無所耻是能改行去聲從善之人終身無復扶又反有耻辱之累矣南軒張氏曰耻者羞惡之心所推也耻吾之未能進於善則善可遷耻吾之未能遠於過則過可消苟惟漠然無所耻則爲無所忌憚而已矣故人當以無所耻爲耻也○慶源輔氏曰耻者改過遷善之機也人能以已之無耻爲耻則思去其耻而耻可無否則安於其耻而耻終不可免

○孟子曰耻之於人大矣

耻者吾所固有羞惡去聲之心也存之則進於聖賢失之則入於禽獸故所繫爲甚大慶源輔氏曰存之則有所不爲故可進於

聖賢失之則無所不爲故至
入於禽獸讀之使人凜凜

爲機變之巧者無所用恥焉

爲機械下戒反變詐之巧者所爲之事皆人所深恥而彼方且自以爲得計故無所用其愧恥之心也慶源輔氏曰陷溺其心於機械變詐之巧則是無所不爲者也故人雖以爲深恥而已方自以爲得計其愧恥之心雖其固有亦自窒塞而不復發見矣○雲峯胡氏曰爲機變之巧此巧字便與恥字相反恥則守正而有所不爲巧則行險而無所不爲雖其本心未嘗無恥而彼方自矜其爲之之巧則無所用其恥矣周夫子拙賦正是深貶此一巧字

不恥不若人何若人有

但無恥一事不如人則事事不如人矣或曰不恥其不如人則何能有如人之事其義亦通新安陳氏曰前說以不恥爲無恥不如後說之明順其意盖曰恥不如人則漸能如人不恥其不如人則何能如人之有或問

人有恥不能之心如何程子曰恥其不能而爲之可也恥其不能而掩藏之不可也慶源輔氏曰程子是用後說恥不能而爲之則終必能是以貴夫恥也恥不能而掩藏之則終不能矣是不能擴充夫恥也

○孟子曰古之賢王好善而忘勢古之賢士何獨不然

樂其道而忘人之勢故王公不致敬盡禮則不得亟見之見且猶不得亟而況得而臣之乎好去聲樂音洛亟去吏反

言君當屈已以下去聲降也賢士不枉道而求利二者勢若相反此勢字不與本文二勢字相關而實則相成蓋亦各盡其道而已張子曰不資其力而利其有則能忘人之勢若資仰其富貴而欲有所取則不能矣○南軒張氏曰在上者忘其勢而惟恐不得天下之善在下者忘人之勢而惟義是從此爲俱得其道使二者一旦而相合則上下交而爲泰矣故王公不致敬盡禮於賢士雖欲數見之且不得況可得而臣之蓋士非以此自高也其道固當爾也○慶源輔氏曰君好善則不知勢之在已士樂道則不知勢之在人兩盡其道

則雖若相反而實相成不然君挾其勢而驕夫士士懾於勢而徇乎君則兩失其道矣尚何足與有為哉〇雲峯胡氏曰使為君者有以成賢士樂道之志而為士者肯出而成其君好善之美則上下交而為泰矣此集註所謂相成也〇新安陳氏曰致敬內致敬也盡禮外盡禮也王公必致敬盡禮於賢是能好善而忘勢屈已以下賢也賢士必待君致敬盡禮而後應之是能樂道忘人之勢不枉道而求利也

〇孟子謂宋句踐曰子好遊乎吾語子遊句音鉤好語皆去聲

宋姓句踐名遊遊說音稅也

人知之亦囂囂人不知亦囂囂

趙氏曰囂囂五高許驕二反自得無欲之貌慶源輔氏曰遊說之士大病是

不識義理而惟欲其言之售故往往以人之知不知爲欣戚是以孟子語以自得無欲之說○新安陳氏曰自得於己而無所欲於人非内重而外輕者不能也

曰何如斯可以囂囂矣曰尊德樂義則可以囂囂矣樂音洛

德謂所得之善尊之則有以自重而不慕乎人爵之榮義謂所守之正樂之則有以自安而不徇乎外物之誘矣慶源輔氏曰尊如尊德性之尊樂如樂天知命之樂○新安陳氏曰能如此則自得無欲之氣象自然著見而不可掩矣

故士窮不失義達不離道離力智反言不以貧賤而移不以富貴而淫此尊德樂義見形甸反於行事之實也新安陳氏曰尊德樂義內存於心無迹可見必窮有定守而不失義所謂貧賤不能移達有實用而不離道所謂富貴不能淫此乃尊德樂義著見於行事之實迹也窮不失義故士得己焉達不離道故民不失望焉得己言不失己也不失己如云不失其身民不失望言人素望其興道致治去聲而今果如所望也慶源輔氏曰窮不失義則在我者得其所守達不離道則能興道致治以慰斯民平日之所望

古之人得志澤加於民不得志脩身見於世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見音現

見謂名實之顯著也新安陳氏曰內盡修身之實而名自著見於世蓋實之不可掩者非君子願乎其外而欲以是自見也此又言士得已民不失望之實新安陳氏曰得志兼善此民不失望之實不得志獨善此士得己之實也○此章言內重而外輕則無往而不善南軒張氏曰句踐徇名而外求者孟子使求之吾身而已夫士達所不離之道即其窮所不失之義也道言體義言用互相明耳窮不失義則無慕乎外故有以自得於己一達於義則失己矣達不離道則凡其注措設施無非道之所在故有以副民望也得志澤加於

民其道得行也不得志脩身見於世惟義之安也其曰得志不得志云者蓋澤加於民雖所性不存焉而道行固亦君子本志之所欲也○雲峯胡氏曰內重是德義外輕是窮達嚴內外輕重之分者旣不失其本性之善故窮亦善達亦善但達則能使民皆歸於善窮則此身自不失其善耳

○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夫音扶

興者感動奮發之意凡民庸常之人也豪傑有過人之才智者也蓋降衷秉彝人所同得唯上智之資無物欲之蔽爲能無待於敎而自能感發以有爲也南軒

張氏曰興者興起於善道也文王風化之盛者必待風化之盛薰陶漸漬而後興起此衆民耳若夫豪傑之士則卓然自立無待於人雖無文王固自興起也此章勉人使自立耳○慶源輔氏曰文武興則民好善此中人以下之資也蓋無特立之操教之善則爲善否則爲惡矣唯豪傑之士無物欲之累以蔽其秉彝之天有過人之才以致其爲善之力雖無聖人在上以教率之自能奮其特立之操以有爲也孟子此言蓋欲學者不以凡民自棄而以豪傑自期耳

○孟子曰附之以韓魏之家如其自視欿然則過人遠矣欿音坎

附益也韓魏晉卿富家也欿然不自滿之意尹氏曰

言有過人之識則不以富貴爲事南軒張氏曰以外物爲重輕者不得其欲則不足得則滿矣其滿與不足係乎外物者也若益以韓魏之家而自視欿然則是不以外物爲重輕志存乎道義而已所進又可量乎其過人也遠矣

○孟子曰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

程子曰以佚道使民謂本欲佚之也播穀乘屋之類是也以生道殺民謂本欲生之也除害去上聲惡之類是也蓋不得已而爲其所當爲則雖咈符勿反民之欲

而民不怨其不然者反是朱子曰彼有惡罪當死吾求所以生之者而不得然後殺之以安衆而厲其餘此以生道殺之也彼亦何怨之有○慶源輔氏曰播穀乘屋之類雖不免於勞然其本意則乃欲佚之而已故雖勞而不怨除害去惡之類雖不免於殺然其本意則乃欲生之而已故雖死而不怨殺者○不得已者事也爲其所當爲者理也事雖不得已而吾但爲其理之所當爲故雖勞之殺之可謂咈民之欲矣而民自不怨不然則是私意妄作而已民之怨怒其可得而逃乎君子其亦謹其所謂勞與殺之事哉○新安陳氏曰事雖不得已而理實所當爲則雖咈民之私欲而實契民之公心故民雖勞且死而自不怨也

○孟子曰霸者之民驩虞如也王者之民皞皞如也皞胡

老反

驩虞與歡娱同皥皥廣大自得之貌程子曰驩虞有所造為而然豈能久也耕田鑿井帝力何有於我帝王

通歷帝堯之時有老人擊壤於路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於我何哉風土記云擊壤者以木為之長三四寸形如履臘節僮少以為戲將戲先側一壤於地遥於三四十步以手中壤𢱧之中者以為上

如天之自然乃王者之政楊氏曰所以致人驩虞必有違道干譽之事若王者則如天亦不令人喜亦不令人怒慶源輔氏曰霸者亟民之力呈反下同

從規模狹窄時下雖得民

之歡娛然豈能久哉事過意息則忘之矣至於王者則如天道之自然當生則生當殺則殺而民自忘其喜怒也○新安陳氏曰二如字似恂恂如踧踖如之如語助辭也霸者之民感上之恩而驩虞如霸功淺近易悅故也王者之民忘上之德而皥皥如王道廣大深遠而無迹故也

殺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民日遷善而不知為之者

此所謂皥皥如也庸功也周禮曰民功曰庸豐氏曰豐氏名稷字相之四明人因民之所惡去聲而去上聲之非有心於殺之也何怨之有新安陳氏曰即上章以生道殺民之意因民之所利而利之非有心於利之也何庸之有輔其性之自然使自得之

故民日遷善而不知誰之所爲也慶源輔氏曰因民之性輔其自然使自得夫善如堯所謂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是也惟其如是故民日遷於善而不知誰之使我如此也此即程子所謂耕田鑿井帝力何有於我之事

夫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豈曰小補之哉夫音扶

君子聖人之通稱也所過者化身所經歷之處即人無不化如舜之耕歷山而田者遜畔陶河濱而器不苦窳音愈也所存者神心所存主處便神妙不測如孔

子之立斯立道去聲斯行綏斯來動斯和莫知其所以然而然也此句釋神字是其德業之盛慶源輔氏曰德以其得於已者而言業以其見於事者而言乃與天地之化同運並行舉一世而甄陶之非如霸者但小小補塞先則反其罅虛訝反漏而已此則王道之所以爲大而學者所當盡心也程子曰所存者神在已也所過者化及物也○朱子曰經歷不必爲經行之地凡其身之所臨政之所及風聲氣俗之所被皆謂經歷程子直以所過者化爲及物蓋言所過者化則凡所經歷物無不化不必久於此而深治之然後物從其化也其曰在已者蓋以化者無意而及物此則誠於此而動於彼其感應之速如

影響形聲之召有不知其所以然者是則所謂神爾○問所經歷處皆化如此即是民化之非大而化之之化曰作大化之化有病只是所經歷處纔霑著些便化雷一震而萬物俱生動霜一降而萬物皆成實無不化者書曰俾予從欲以治四方風動亦是此意○存是自家主意處便神妙不測亦是人見其如此○上下與天地同流重鑄一番過相似小補只是逐片逐些子補綴○自王者之民皥皥如也而下至此皆説王者功用如此○南軒張氏曰霸者之為利小而近目前之利民懽樂之王者之化遠而大涵養斯民富而教之民安於其化由於其道而莫知其所以然也○新安陳氏曰過化存神所存主者其體也所過者化以其所存者神也若此則上下與天地同流矣言其配化育之流行也視霸者之區區求以利之者不亦小乎夫以王者功用之大其本在於過化存神而已而此二者又存神為之主焉○孟子辨王霸

釁矣此又言王霸之民其不同如此首以霸與王對說中言王而不及霸末方以小補繳上霸者之事

○孟子曰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

程子曰仁言謂以仁厚之言加於民仁聲謂仁聞去聲謂有仁之實而爲衆所稱道者也此尤見仁德之昭著故其感人尤深也慶源輔氏曰仁言如書所載訓誥誓命之類是也仁聲如邠人聞太王爲仁人伯夷太公聞文王善養老之類是也

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

政謂法度禁令所以制其外也教謂道去聲德齊禮所

以格其心也慶源輔氏曰善政亦非徒尚夫法度禁令也固亦有徳行乎其間但道之以政齊之以刑終不若道之以徳齊之以禮者得民之心感而誠服也

善政民畏之善教民愛之善政得民財善教得民心

得民財者百姓足而君無不足也得民心者不遺其親不後其君也南軒張氏曰善政立而後善教可行所謂富而教之者也孟子論得民心必歸之善教者蓋至此而後為得民之至也○慶源輔氏曰百姓足而君無不足者取之有道用之有節故民先自足而君亦無不足也不遺其親不後其君使民之於君親之如父母愛之如四體尊而敬之則得其財與無不足又有不足道者矣○雲峯胡氏曰孟子之意蓋謂使民畏不如使民愛得民財不如得

民心然善政得民財一向集註又恐後世貪君汙吏借此以藉口訓之曰得民財者百姓足而君無不足也意謂無善政則百姓不足君孰與足矣然有善政以得民財孟子猶以爲不如善教之得民心況後世無善政而取民之財者哉

○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

良者本然之善也程子曰良知良能皆無所由乃出於天不繫於人西山真氏曰善出於性故有本然之能不待學而能本然之知不待學而知也

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長上聲下同

孩提二三歲之閒知孩笑可提抱者也愛親敬長所謂良知良能也慶源輔氏曰孩提而下又所以指其良知良能之在人者曉之是豈待學而後能慮而後知哉○新安陳氏曰孩提知愛親敬兄與能愛親敬兄此蓋指良知良能之先見而切近者以曉人也

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

言親親敬長雖一人之私然達之天下無不同者所

以為仁義也朱子曰無他達之天下只說達之天下無別道理○問仁義不止於孝弟而孟子以為達之天下還是推孝弟之心以友愛天下即是仁義否潛室陳氏曰此章無推此及彼之意所謂達乃達道達德之達言人心所同然也親親仁之發敬長義之發仁義之道無他人心之所同然耳○新安陳氏曰親吾親敬吾長雖一人之私然推而達之天下則人人皆親親敬長無不同者此人心天理之公也親親仁之實敬長義之實仁義不待外求不過即人之本心可通乎天下之人心而一義不可勝用矣正以愛親敬兄出於良知良能者凡人之性無不同此本然之善故也

○孟子曰舜之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鹿豕遊其所以異於深山之野人者幾希及其聞一善言見一善行

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行去聲

居深山謂耕歷山時也蓋聖人之心至虛至明渾上聲然之中萬理畢具新安陳氏曰此由其感而應之用而推原其未感未應之體如此一有感觸則其應甚速而無所不通新安陳氏曰善言善行皆是感觸我者聞而急聽之見而急行之若決江河沛然莫禦乃其應之甚速而無不通者矣非孟子造七到反道之深不能形容至此也問舜聞善言見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能禦其未有所聞見時氣象如何朱子曰湛然而已其理充塞具備一有所觸便沛然而不可禦○南軒張氏曰所謂善言善行者豈有外於舜之性哉惟舜之心純乎天理故聞善言見善行不待勉強而自

邀沛然若決江河之莫禦也○新安陳氏曰孟子又嘗曰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舍己從人樂取諸人以為善與此章實互相發蓋舜之心萬善之感會也聞見天下之善因感觸吾心之善即勇於從之合而爲一人之善此大舜之所以為大與

○孟子曰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如此而已矣

李氏曰有所不爲不欲人皆有是心也至於私意一萌而不能以禮義制之則爲所不爲欲所不欲者多矣能反是心則所謂擴充其羞惡去聲之心者而義不可勝平聲用矣故曰如此而已矣華陽范氏曰君子所當爲者義也所不可

為者不義也所可欲者善也所不可欲者不善也不為不義則所為皆義不欲不善則所欲皆善君子之道止於如此而已矣○朱子曰人心至靈其所不當為不當欲之事何嘗不知但初間自知了到計較利害即自以為不妨便自冒昧為之欲之耳今既知其所不當為不當欲者便要這裏截斷斷然不為不欲故曰如此而已矣○勿軒熊氏曰此大學誠意章事無為其所不為是就躬行上克治所謂志士勵行守之於為也無欲其所不欲是就心之發念處克治所謂哲人知幾誠之於思也○雲峯胡氏曰有所不為有所不欲是本來羞惡之心無為其所不為無欲其所不欲是能擴充其羞惡之心為是一身之動欲是一念之動不惟謹其動而且謹其動之幾是真能擴充其羞惡之心而義不可勝用矣○新安陳氏曰李氏之說上言禮義下獨言義者蓋以義制事則能不為其所不當為以禮制心則能不欲其所不當欲故

兼以禮義言之然義者心之制也施之斷制義爲尤切斷然不爲其所不當爲不欲其所不當欲則在充其羞惡之心以達夫義之用而已

○孟子曰人之有德慧術知者恒存乎疢疾知去聲疢丑刃反

德慧者德之慧慧聰警也術知者術之知疢疾猶災患也言人必有疢疾則能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也慶源輔氏曰德之慧謂慧德也與昏正相反術之知謂知術也與愚正相反疢疾則非真是病故曰猶災患也人惟有災患竦動其仁義禮智之心堅忍其食色臭味之性故能增益其所不能而有夫德慧術知也

獨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慮患也深故達

孤臣遠臣獨惟也不逮孤孛孽子庶子皆不得於君親而常有疢疾者也達謂達於事理即所謂德慧術知也

南軒張氏曰人平居無事漠然不省唯疢疾加焉則動心忍性有所感發故慧知由此而生危故專一而不敢肆深故精審而不敢忽專精之極故於事能通達也處安樂者誦斯言可不思逸豫之溺人而深戒懼乎當憂患者誦斯言可不念其為進德之地而自勉勵乎○新安陳氏曰此章與舜發畎畝章互相發故集註及南軒之說皆引動心忍性以釋此章人苟履憂患之境處孤孽之勢當知天以是玉我於成勿自沮而深自力於以進其德益其術庶幾操心危而卒無危慮患深而卒免患而至於達乎達則德必慧術必知而疢疾不能為吾患矣

○孟子曰有事君人者事是君則爲容悅者也

阿徇以爲容逢迎以爲悅此鄙夫之事妾婦之道也

慶源輔氏曰阿徇爲容謂長君之惡以求容其身者逢迎爲悅謂逢君之惡以求君之悅者

有安社稷臣者以安社稷爲悅者也

言大臣之計安社稷如小人之務悅其君眷眷於此而不忘也

慶源輔氏曰此即所謂天理人欲同行而異情也其眷眷不忘雖同而其情則異一則務爲容悅之私一則務安社稷以爲意也

有天民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

民者無位之稱以其全盡天理乃天之民故謂之天民必其道可行於天下然後行之不然則寧沒世不見知而不悔不肯小用其道以徇於人也張子曰必功覆數救反斯民然後出如伊呂之徒雲峯胡氏曰伊尹為天民之先覺此則曰有天民者旨意不同蓋前所謂天民者皆稟氣於天均之為天生之民此則以其全盡天理乃天之民也○新安陳氏曰伊耕莘呂釣渭之時可當天民之名使不遇湯武則沒世不出必矣此提天民主其不輕出而言非以伊呂等後來出當大任而言也

有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

大人德盛而上下化之所謂見形甸反龍在田天下文明者龜山楊氏曰物正物自正也大人只是正己而已若物之正何可必乎惟能正己物自然正此乃篤恭而天下平之意○慶源輔氏曰上謂君下謂民大人德盛故君民無不化大人一出而天下文明是聖人之事也○雲峯胡氏曰易乾卦九二九五皆稱大人九二見龍在田天下文明在下之大人也九五飛龍在天乃位乎天德在上之大人也孟子所言四者雖人品不同然皆在下而為臣者也故以乾九二當之○此章言人品不同略有四等容悅佞臣不足言安社稷則忠矣然猶一國之士也天民則非一國之士矣然猶有意也無意無必唯其所在而物無不

化惟聖者能之

朱子曰天民專指未得位者大人則其德已著○南軒張氏曰以事是君為容悅者慕爵祿而從君者也以安社稷為悅則志存乎功業者也與為容悅者固有間矣然未及乎道義也蓋志存功業則苟可就其功業而遂其志則亦所屑為矣古之人惟守道明義而已雖有蓋世之功業在前可為而在我者有一毫未安則不敢徇也天民者必明見夫達而其道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蓋其所主在道而非必於行也謂之天民者言能全夫天理者也天之生民也其理無不具而人之虧欠者多矣故程子謂天民為能踐形者也以其在下而未達故謂之民若伊尹之在莘野是也正已而物正之者正已而物自正也若規規然有意於正物則其道狹矣至正而天下之感無不通焉固有不言而信不令而從者矣秦漢而下其間號為賢臣者不過極於以安社稷為悅而已語夫天民事業則鮮也○慶源

輔氏曰猶有意如程子所謂伊尹雖聖人終是有任底意思在是也大人則聖人矣如周公孔子方能當之周公在上而能使天下文明者也孔子在下而能使萬世文明者也至公無私進退以道周公之無意無必也仕止久速無可不可孔子之無意無必也○新安陳氏曰志於道德者功名不足以累其心志於功名者富貴不足以累其心事君為容悅志於富貴者也安社稷為悅志於功名者也春秋列國名卿可以當之若天民者則志於道德矣然猶未能純乎道德而無意於功名也至於大人則純乎道德之自然而功名不足以累其心矣

○孟子曰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樂音洛王與皆去聲下並同

南軒張氏曰君子之樂樂其天也於下文三者得其樂則視王天下之事如太虚中浮雲耳果何與於我而況其他哉

父母俱存兄弟無故一樂也

此人所深願而不可必得者今既得之其樂可知

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二樂也

程子曰人能克已則仰不愧俯不怍心廣體胖其樂可知有息則餒矣新安陳氏曰本文無克已之意此程子推原所以能不愧不怍之由而示人以其要也人所以俯仰愧怍累於已私耳克去已私則内不愧於心所以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

人心廣體胖之樂不期其然而然矣

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樂也

盡得一世明睿俞倒反之才而以所樂乎已者不愧不怍之樂教而養之則斯道之傳得之者衆而天下後世將無不被其澤矣聖人之心所願欲者莫大於此今既得之其樂為何如哉慶源輔氏曰此樂與朋自遠來之樂同而有大焉○新安陳氏曰朋自遠來其言平而易遂得天下英才其言高而難必孟子之門僅一樂正子亦恐未足以當此韓子曰軻之死不得其傳焉是孟子於此一樂亦終不能得也

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

林氏曰此三樂者一係於天一樂一係於人三樂其可以自致者惟不愧不怍而已學者可不勉哉南軒張氏曰三樂之中仰不愧俯不怍其本與蓋不愧不怍在我可得而勉者也使吾胷中多所愧怍則雖處父母兄弟之間固亦不得而樂其樂也所以教育天下之英才者是吾之不愧不怍者也自不能無愧怍則雖得英才亦何以為教而有此樂哉

○孟子曰廣土衆民君子欲之所樂不存焉樂音洛下同

地闢民聚澤可遠施去聲故君子欲之然未足以為樂

也

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所性不存焉

其道大行無一夫不被其澤故君子樂之然其所得於天者則不在是也

朱子曰此君子是通聖人而言○慶源輔氏曰二者皆施仁之事但有一國與天下之辨故所欲未足以為樂至於樂則博施濟衆聖人之事也所欲極於所樂固亦非性外事但於吾性所受之全體則初無增損也○雲峯胡氏曰前章君子三樂所樂在所性之中此章君子樂之所性在所樂之外何也曰中天下而立達而在上者之事君子之所性固不以達而在上有所加也故君子雖樂乎此而其所得乎天者不在此也或曰集註前謂斯道傳之者衆而天下後世將無不被

其澤此謂其道大行無一夫不被其澤皆曰道曰澤而此則所性不存焉何也曰斯道傳之者衆萬世之澤也其道大行一時之澤也況其道大行必中天下而立者能之是道有待於位而後行不如是則不能行此君子雖樂乎此而所性不存焉若夫晝得一世明睿之才而以所樂乎已者教而育之以已之天覺彼之天聖人之心深樂乎此而其樂即在性分之內且孟子於三樂則曰王天下不與存於中天下而立則曰所性不存分而言之固自大有間哉

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分定故也分去聲

分者所得於天之全體故不以窮達而有異朱子曰此是說

生來承受之性君子所性只是這一箇道理雖達而為堯舜在上亦不是加添些子若窮而為孔孟在下亦不是減少些子葢這一箇道理合下都定了更添減不得○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固是人所欲與其處畎畝之中孰若進而得行其道使天下皆被其澤要得出行其道者亦是人之所欲但其用其舍於我性分之內本不相關進而大行退而窮居於我性分之內無所加損

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睟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睟音粹見音現盎烏浪反

上言所性之分與所欲所樂不同此乃言其藴委粉反又去聲也仁義禮智性之四德也四德即性之藴蓄者根本也生發

見（音現下同）也睟然清和潤澤之貌盎豐厚盈溢（音逸）之意施於四體謂見於動作威儀之閒也喻曉也四體不言而喻言四體不待吾言而自能曉吾意也蓋氣禀清明無物欲之累則性之四德根本於心其積之盛則發而著見於外者不待言而無不順也（新安陳氏曰順謂順其則也當玩味根字生字其根深則其積盛其積盛則其生發自不可遏矣）程子曰睟面盎背皆積盛致然四體不言而喻唯有德者能之（朱子曰仁義禮智根於心便見得四端著在心上相離不得纔有些子私意便剗斷了那根便無生意譬如木

根著在土上方會生其色也睟然便從那根上發出來且性字從心見得有這心便有許多物在其中○君子氣宇清明無物欲之累故合下生時這箇根便著土所以生色形見於外衆人則合下生時便爲氣稟物欲一重隔了這箇根未著土蓋有殘忍底心便没了仁之根有頑鈍底心便没了義之根有忿狠底心便没了禮之根有黑暗底心便没了智之根都各有一重隔了而今人便只要去其氣稟之隔教四者之根著土而已○四體不言而喻是四體不待命令而自如此如手容恭不待自家教他恭而手容自然恭足容重不待自家教他重而足容自然重○覺軒蔡氏曰先師云看文字當看大意又看句語中何字最切要仁義禮智根於心根字甚有意蓋根於心者培養得厚盛則發於外者自然睟面盎背到得手足順便不覺其所以然

○此章言君子固欲其道之大行然其所

得於天者則不以是而有所加損也新安陳氏曰道之大行如堯舜固所樂也而於性分亦何加窮居如孔孟亦非所戚也其於性分亦何損此君子所以惟求盡其性分之在内者而無所慕於勢分之在外者也

○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濵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太公辟紂居東海之濵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天下有善養老則仁人以為已歸矣辟去聲下同大他蓋反

已歸謂已之所歸餘見前篇形甸反下同新安陳氏曰仁人指伯夷太公

前篇以爲大老此以爲仁人達尊三齒德居其二大老以齒言仁人以德言也

五畝之宅樹墻下以桑匹婦蠶之則老者足以衣帛矣五母雞二母彘無失其時老者足以無失肉矣百畝之田匹夫耕之八口之家可以無饑矣衣去聲

此文王之政也一家養母雞五母彘二也餘見前篇

所謂西伯善養老者制其田里教之樹畜導其妻子使養其老五十非帛不煖七十非肉不飽不煖不飽謂之凍餒文王之民無凍餒之老者此之謂也

田謂百畝之田里謂五畝之宅樹謂耕桑畜謂雞彘也趙氏曰善養老者教導之使可以養其老耳非家賜而人益之也
許六反

南軒張氏曰以伯夷太公之事觀之則知天下有善養老者則仁人必歸之蓋善養則其仁心之所存仁政之所行可知矣仁人見其然是以樂從之○慶源輔氏曰若無孟子此說則人將謂文王之養老只如後世尊養三老五更之禮文而已

○孟子曰易其田疇薄其稅斂民可使富也
易斂皆去聲

易治也疇耕治之田也
教民務本

食之以時用之以禮財不可勝用也
勝音升

教民節儉則財用足也

民非水火不生活昏暮叩人之門戶求水火無弗與者至足矣聖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焉於虔反

水火民之所急宜其愛之而反不愛者多故也尹氏曰言禮義生於富足民無常產則無常心矣華陽范氏曰先王養天下之民非人人衣食之也唯不奪農時則皆得治其田疇恭儉節用則可以薄其稅斂此二者使富足之道也又曰聖人之治天下既庶而後富之既富而後教之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所

謂菽粟如水火則民無有不仁堯舜三王之盛皆由此道也○新安陳氏曰禮義常心即所謂仁也使菽粟如水火之多則民皆能推有餘以濟不足必不至於慳吝不仁矣有餘則易公其有所以無不仁不足則各私其有焉得仁夫聖人治天下政事亦多端矣然其大本在養民而已民以食為天使民足其食之天不在乎他在使民務本以豐財之源儉約以節財之流而已孟子言治鑿鑿皆實如此

○孟子曰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太山而小天下故觀於海者難為水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為言

此言聖人之道大也東山蓋魯城東之高山而太山則又高矣此言所處上聲益高則其視下益小所見既

大則其小者不足觀也難爲水難爲言猶仁不可爲衆之意慶源輔氏曰觀於海則天下之水皆不足以動吾之視遊於聖人之門則天下之言皆不足以動吾之聽亦猶仁則天下之衆皆莫能與之敵故亦曰難爲衆也○潛室陳氏曰仁不可爲衆言仁者難爲衆看有幾多人衆來到仁者面前皆使不得如太山之前難爲山大海之前難爲水

觀水有術必觀其瀾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

此言道之有本也瀾水之湍急處也明者光之體光者明之用也觀水之瀾則知其源之有本矣觀日月於容光之隙乞逆反無不照則知其明之有本矣新安陳氏

曰二者皆是於其用處知其本承上文以比聖道之所以大者以其有本也

流水之為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於道也不成章不達

言學當以漸乃能至也成章所積者厚而文章外見也朱子曰成章是做得成片段有文理可觀如形向反孝真箇是做得孝成忠真箇是做得忠成子貢之辯子路之勇都是真箇做得成了不是半上落下今日做得明日又休了達者足於此而通於彼也慶源輔氏曰如自有諸已之謂信至於大而化之之謂聖自志學至於從心不踰矩其閒次第皆是足於此而通於彼須實體之方知其味非妄想虛空者所能測識也○新安陳氏曰

盈科而後進已見前篇盈而行者溢於此而流於彼也○此章言聖人之道大而有本學之者必以其漸乃能至也朱子曰此一章如詩之有比興比者但比之以他物而不說破其事如鶴鳴于九皐之類是也此之觀水有術至容光必照焉似詩之比興則引物以發其意而終說破其事如他人有心予忖度之之上引毚兔柔木之類是也此之以登山觀海興起遊聖門難為言以流水不盈科不行興起為道不成章不達似詩之興也君子之志於道不成章不達蓋人之為學須是務實乃能有進若這裏工夫欠了分毫定是要透過那裏不得○慶源輔氏曰聖道之大固有其本矣然自學者言之則又豈能一蹴而遽至哉故又以水必盈科而後行君子之志於道必成章而後達者曉之以見學者當務實而有漸不可躐等陵節懸空妄想而卒歸於無所得

○孟子曰雞鳴而起孳孳爲善者舜之徒也

孳孳（孳與孜同）勤勉之意言雖未至於聖人亦是聖人之徒也

雞鳴而起孳孳爲利者蹠之徒也

蹠盜蹠也（蹠與跖同）

欲知舜與蹠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閒也

程子曰言閒者謂相去不遠所爭毫末耳善與利公私而已矣才出於善便以利言也（問這箇利非是有心於爲利只是理

不明纔差些便入那邊去朱子曰然纔差向利邊去只見利之為美矣○閒是兩者相並在這裏一條路做這邊去一條路做那邊去所以謂之閒○楊氏曰舜蹠之相去遠矣而其分乃在利善之閒而已是豈可以不謹然講之不熟見之不明未有不以利為義者又學者所當深察也朱子曰程子嘗言不獨財利之利凡有利心便不可如作一事須尋自家穩便處皆利心也如此則善利之閒相去毫髮茍辨之不明其不及以利為善者鮮矣此大學之道所以雖以誠意正心為重而必以格物致知為先也○新安陳氏曰善與利之閒察之貴乎精而為善之力守之貴乎一察之精致知之事也守之一力行之事也察之不精則認利為義認人欲為天理者有矣守之不一則今日為善明日怠

焉者有矣必精以察乎善利之間而不雜一以守其為善之力而不移則庶乎不流為蹠之歸而人皆可為舜者將真可以為舜矣此章亦所以遏人欲擴天理也或問雞鳴而起若未接物如何為善程子曰只主於敬便是為善慶源輔氏曰程子又教人以靜時工夫也動靜相涵敬義兩立孳孳不已則庶乎可以進於聖人之學矣○新安陳氏曰未接物時敬以直內以立其本及接物時義以方外以達其用此動靜交養内外夾持之功皆所謂為善也必如是而後為善之功始密矣不然則未接物時為無所用其為善之力乎

○孟子曰楊子取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也為我之為去聲

楊子名朱取者僅足之意取為我者僅足於為我而已不及為亦去聲人也列子稱其言曰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是也此失之不及者也○列子楊朱篇楊子曰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舍國而隱大禹不以一身自利一體偏枯古之人損一毫利天下不與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人人不損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禽子問楊朱曰去子體之一毛以濟一世汝為之乎楊朱曰世固非一毛之所濟禽子曰假濟為之乎楊子弗聽○朱子曰莊子數稱楊子吾恐楊氏之學如今道流修煉之士其保嗇神氣雖一句話不妄與人說只是箇逍遙物外僅足其身微似義耳然不似也

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放上聲

墨子名翟兼愛無所不愛也摩頂摩突其頂也（突陀没反觸也）放至也（此失於太過者也○南軒張氏曰摩其頂以至踵一身之間凡可以利天下者皆不惜也）

子莫執中執中為近之執中無權猶執一也

子莫魯之賢人也知楊墨之失中也故度（待洛反）於二者之間而執其中近近道也權稱（去聲下同）錘（直為反）也所以稱物之輕重而取中也執中而無權則膠於一定之中而不知變是亦執一而已矣（程子曰中無定體惟達權然後能執之○龜山楊氏曰聖人所謂權者猶權衡之權量輕重而取中也用之無銖兩之差則物得其平矣今夫

物有本重而末輕者執其中而不知權則物失其平非所以用中也程子曰中字最難識須是默識如字心通且試言一廳則中央為中一家則廳非中而堂為中一國則堂非中而國之中為中推此類可見矣又曰中不可執也新安陳氏曰不可如子莫之固執耳非謂堯舜湯之執中為不可也識得則事事物物皆有自然之中不待安排安排著直略反則不中矣程子曰楊子拔一毛不為墨子又摩頂放踵為之此皆是不得中至子莫執中欲執此二者之中不知怎麼執得○朱子曰三聖相授允執厥中與子莫執中文同而意異蓋精一之餘無適非中其曰允執則非徒然執之也子莫之執中其爲我不敢為

楊朱之深其無愛不敢為墨翟之過而於二者之中執其一節以為中耳故由三聖以為中則其中活由子莫以為中則其中死中之活者隨時隨事而無不中中之死者非學聖人之學不能有以權之而常適於中也權者權衡之權言其可以稱物之輕重而游移前却以適其中蓋所以節量仁義之輕重而時措之者也程子謂子莫執中比楊墨為近而中則不可執也當知子莫之執中與舜禹湯之執中不同則知此說矣蓋聖人義精仁熟非有意於執中而自然無過不及故有執中之名而實未嘗有所執也以其無時不中故又曰時中若學未至理未明而徒欲求夫所謂中者而執之則所謂中者果何形狀而可執也殆見愈執而愈失矣子莫是也既不識中乃慕夫時中者而欲隨時以為中吾恐其失之彌遠未必不流而為小人之無忌憚也中庸但言擇善而不言擇中其曰擇乎中庸亦必繼之曰得一善豈不以善端可

求而中體難識乎夫惟明善則中可得而識矣○慶源輔氏曰楊氏資質略偏於剛毅墨氏資質略偏於寬厚只緣不知至理所在而各流於一偏淪胥不已遂至各極其偏一則為我一則無愛至於子莫又自其末流觀之而知楊墨之皆失中也乃度於無愛為我之閒而執其中其意固善而於道亦近矣然時有萬變事有萬殊物有萬類而中無定體若但膠於一定之中而執之不能如稱錘之因物輕重而前却以取平則與二子之執一者亦無異矣若子莫者是要安排箇中來執之也○問書之允執厥中與子莫執中之說二者分辨如何潛室陳氏曰允執厥中乃時中之中觸處是道理活法也子莫乃執一以為中死法也胥壞之異○新安陳氏曰安排者以私意揣度之而不順其自然也

所惡執一者為其賊道也舉一而廢百也惡為皆去聲

賊害也爲我害仁兼愛害義新安陳氏曰爲我者惟知有己不知有人似義非義而有害於仁兼愛者愛無差等似仁非仁而有害於義執中者害於時中皆舉一而廢百者也南軒張氏曰爲我兼愛皆道也當爲我則爲我當兼愛則兼愛是乃道也彼墮於一偏者固賊夫道而於其間取中者是亦舉其一而廢其百耳○雲峰胡氏曰吾儒亦有所謂中所謂一但吾儒之中也隨時以取中異端之中也執中而無權吾儒之一也一以貫萬異端之一也一而廢百○新安陳氏曰舉一偏而廢百端百者言其多耳○此章言道之所貴者中問中一名而涵二義這箇中要與喜怒哀樂未發之中異與時中之中同曰然中之所貴者權楊氏曰禹稷三過其門而不入苟不當其可

則與墨子無異顏子在陋巷不改其樂苟不當其可則與楊氏無異子莫執為我兼愛之中而無權鄉鄰有鬬而不知閉戶同室有鬬而不知救之是亦猶執一耳故孟子以為賊道禹稷顏回易地則皆然以其有權也不然則是亦楊墨而已矣朱子曰子莫見楊墨皆偏在一處要就二者之中而執之正是安排尋討也原其意思固好只是見得不分明依舊不是且如三過其門而不入在禹稷之時則可在顏子則不可居陋巷在顏子之時則是中在禹稷之時則非中矣居陋巷則似楊氏三過其門而不入則似墨氏要之禹稷似兼愛而非兼愛顏子似為我而非為我

○孟子曰饑者甘食渴者甘飲是未得飲食之正也饑渴害之也豈惟口腹有饑渴之害人心亦皆有害

口腹為饑渴所害故於飲食不暇擇而失其正味人心為貧賤所害故於富貴不暇擇而失其正理朱子曰饑渴害其知味之性則飲食雖不甘亦以為甘利欲害其仁義之性則所為雖不可亦以為可

人能無以饑渴之害為心害則不及人不為憂矣

人能不以貧賤之故而動其心則過人遠矣慶源輔氏曰人若能不以貧賤動其心而於富貴辨其所當得而受之其不當得則不受之則過於常人遠矣過人之遠

則不憂其不及人矣○新安陳氏曰富貴有當得不當得之正理知之在心如飲食有美惡之正味知之在口口腹因饑渴而失其正味人易知之人心因貧賤而失其正理人多未知也孟子因舉人之易知者以曉人之未知者夫貧賤不與饑渴期而饑渴必至自非有守之君子必不能忍饑渴遂厭貧賤而求富貴以害其心之正理矣是害口腹者饑渴也害心者亦饑渴也饑渴能害口之正味不當以害心之正理此君子所以可饑可寒可貧可賤而不可與為不義也人能不以貧賤動其心不以饑渴之害害其心則必不厭貧賤以脫饑渴必不冥受富貴以圖甘肥而不患不及人矣凡此皆孟子所以遏人欲而存天理也

○孟子曰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

介有分辨之意慶源輔氏曰介有分辨意則與界限之界同凡事各有界限甚分明不可踰越○新安陳氏曰介有剛介介特㢘介之意惟其有分辨所以能如此亦如㢘本訓㢘隅惟其㢘隅分辨所以清㢘㢘潔也柳下惠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不怨阨窮不憫直道事人至於三黜是其介也○此章言柳下惠和而不流問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此與聖人之和互相發明邪乃所以為和邪龜山楊氏曰觀惠之和宜若不介故此特言之問何以知其介曰只不卑小官之意便自可見如柳下惠之才以為大官何所不可而樂於為小官則其剛介可知矣○新安陳氏曰不以三公之貴移奪其所守之介和而不流故也與孔子論夷齊不念舊惡意正相類皆

聖賢微顯闡齒淺反幽之意也汪氏曰伯夷餓於首陽伊尹祿以天下不顧皆能不以三公易其介獨稱柳下惠何也以惠之和嫌於不介故也○雲峯胡氏曰人皆知夷齊之清而不知夷齊之清而有量人皆知柳下惠之和而不知惠之和而不流孔孟之言皆闡幽之意也微顯是帶過說○新安陳氏曰微顯闡幽四字出杜預春秋傳序本以言孔子作春秋之意於顯明者則微之幽昧者則闡之集註以為孔孟之論夷齊柳下惠亦得此意蓋夷齊之清惠之和此其顯而易見者夷齊之不念舊惡惠之介此其幽而難見者今則微其顯而闡其幽聖賢之至公至明如此

○孟子曰有為者辟若掘井握井九軔而不及泉猶為棄井也辟讀作譬軔音刃與仞同

八尺曰仞新安倪氏曰集註於語夫子之墻數仞下云七尺曰仞愚按周書爲山九仞孔安國云八尺曰仞鄭玄云七尺曰仞集註兩存其說歟蔡氏傳從孔說愚證之周禮匠人爲溝洫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盖其爲溝洫澮是加一倍之數尋八尺也仞亦八尺也度脩廣則計之以尋度高深則計之以仞是澮之廣與深各一丈六尺也以此觀之則孔說爲是鄭說恐非言鑿井雖深然未及泉而止猶爲自棄其井也

○吕侍講曰名希哲字原明河南人仁不如堯孝不如舜學不如孔子終未入於聖人之域終未至於天道未免爲半塗而廢自棄前功也慶源輔氏曰爲人而未得爲聖人言治而不及於堯舜皆

為未及夫泉也○雲峯胡氏曰當與論語譬如爲山一章通看學問垂成而不至於成者可爲戒矣

○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

堯舜天性渾上聲全不假修習湯武修身體道以復其性五霸則假借仁義之名以求濟其貪欲之私耳

程子曰身之是身踐履之也假之者身不行而假借之也○張子曰堯舜固無優劣及至湯武則有別孟子言性之反之自古聖人如此言惟孟子分出遂知堯舜是生知湯武學而能之○龜山楊氏曰堯舜性之由而行者也湯武身之體之者也五霸則假之而已非已有也若管仲責包茅不入王祭不共昭王南征不反非誅伐之本意假此爲說耳○朱子曰性之是合下如此身之是做到那田地○問性善之善與堯舜

性之之性如何曰性善之性字實性之之性字虛性之只是合下禀得合下便得來受用又曰反之是先失着了反之而后得身之是把來身上做起○性是自然有底身是從身上做得來底湯武固皆身之但細觀其書湯身之之功恐更精密湯有慙德如武王恐未必有此意○新安陳氏曰孟子論堯舜湯武曰堯舜性者也湯武反之也與此章為二而互相發明反之即復其性也論五霸者不一莫切於假之一辭曰以力假仁者霸與此章為二乃是以一字斷盡五霸心事得春秋以一字為褒貶與誅心之法者也

久假而不歸惡知其非有也（惡平聲）

歸還也有實有也言竊其名以終身而不自知其非真有（慶源輔氏曰其初不過以之欺人而其終遂至以之自欺）或曰蓋嘆世人莫

覺其偽者亦通舊說趙邠卿註久假不歸即為真有則誤矣朱子曰惡知二字為五霸設如云五霸自不知也五霸久假而不歸安知其亦非已有也○汪氏曰舊說之意謂若能久假而不歸則固有者將自得之是為假者謀假者之初意全非天理而以人欲之私行之合下已差矣加以久假則私意纏繞以終其身虛偽益甚膠固莫解其得為真有之乎是皆學術心術不正不能辨公私理欲之幾者之論宜朱子明辨其誤也○尹氏曰性之者與道一也身之者履之也及其成功則一也五霸則假之而已是以功烈如彼其卑也問假之之事真所謂幽沉仁義非獨為害當時又且流毒後世朱子曰此孟子所以不道桓文而卑管晏也且如興滅繼絶誅殘禁暴懷諸侯而尊

周室百般好事他都做只是無惻怛之誠心他本欲他事之行又恰有這題目入得故不得不舉行此部子所以有功之首罪之魁之論○雲峯胡氏曰性之者自然而然身之者當然而然假之者似然而實不然自然者所性而有當然者能復其有似然者不自知其非真有

○公孫丑曰伊尹曰予不狎于不順放太甲于桐民大悅太甲賢又反之民大悅

予不狎于不順太甲篇文狎習見也不順言太甲所為不順義理也言不欲習見其如此餘見形甸反前篇

賢者之為人臣也其君不賢則固可放與平聲孟子曰有

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簒也

伊尹之志公天下以為心而無一毫之私者也

南軒張氏曰伊尹之事志存乎宗祀變而得其正者也方是時太甲在諒隂故徙之先王墓側使之動心忍性而深思焉是伊尹以冡宰攝政而太甲居憂于桐耳太甲克終允德則於練除之際奉而歸亳焉其克終雖由其自怨艾以改過實亦尹之至誠有以感格之無尹之志徒以君不賢而放之是簒亂之所為耳後世唯霍光放昌邑王賀而立宣庶幾乎心存宗祀者然始也建立之不審而至誠敦篤又不加焉其於尹之志蓋有愧也是以嚴延年劾之以為擅廢立無人臣禮而識者有取焉霍光且爾況他人本為一身利害言者乎所謂元惡大憝必誅而無赦者也○慶源輔氏曰公天下以為心豈一朝夕勉强所能為哉非道全

德備其素行有以信於人至誠有以通於天者不能也○覺軒蔡氏曰孟子此兩語不惟見伊尹之心如青天白日而百世之下姦臣亂賊亦無所逃其罪矣味則可之辭亦見處變僅可之意而非正法也

○公孫丑曰詩曰不素餐兮君子之不耕而食何也孟子曰君子居是國也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其子弟從之則孝弟忠信不素餐兮孰大於是餐七丹反

詩魏國風伐檀之篇素空也無功而食祿謂之素餐此與告陳相彭更之意同南軒張氏曰伐檀之詩非必欲君子稼穡而後食也公孫丑以君子不耕而食為素餐其為詩也亦固矣其辭將至於為許行之徒之論矣故孟子告之以不

素餐之大者夫君子仁義修乎身居是國也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如其未用子弟從之則亦薰陶乎孝弟忠信之習而足以善俗若夫飾小廉而妨大德徇末流而忘正義非君子之道也○新安陳氏曰君子居人國用則有功於君而功業建不用亦有功於人子弟而風俗厚豈為無功而食乎丑之見何陋也

○王子墊問曰士何事墊丁念反

墊齊王之子也上則公卿大夫下則農工商賈音古皆有所事而士居其間獨無所事故王子問之也

孟子曰尚志

尚高尚也志者心之所之也士既未得行公卿大夫

之道又不當為農工商賈之業則高尚其志而已朱子曰此志字與父在觀其志之志同未見於所行方見其所存也

曰何謂尚志曰仁義而已矣殺一無罪非仁也非其有而取之非義也居惡在仁是也路惡在義是也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矣惡平聲

非仁非義之事雖小不為而所居所由無不在於仁義此士所以尚其志也慶源輔氏曰士雖未得位以行其道而其志則須高尚方可志於仁義則高尚溺於利欲則卑汙

大人謂公卿大夫言士雖未得

大人之位而其志如此則大人之事體用已全若小人之事則固非所當為也南軒張氏曰殺一無罪而非仁由是而體之則仁之所以能愛者可得而推矣非其有而取之為非義由是而體之則其義之所以為宜者可得而推矣居仁由義居則不違由則不他居仁則體立由義則用行大人之事亦不越此而已矣○新安陳氏曰此章因王子問士何所事對以士志乎仁義已備大人之事蓋志者事之本未為者也事者志之用有為者也志之所向素高則事之大本已立一旦得大人之位舉而措之耳何必待有事迹可見而後始謂之有所事哉若農工商賈小人之事不特非所當為亦不屑為且不暇為也

○孟子曰仲子不義與之齊國而弗受人皆信之是舍

簞食豆羮之義也人莫大焉亡親戚君臣上下以其小者信其大者奚可哉舍音捨食音嗣

仲子陳仲子也言仲子設若非義而與之齊國必不肯受齊人皆信其賢然此但小廉耳其辟兄離母不食君禄無人道之大倫罪莫大焉豈可以小廉信其大節而遂以為賢哉南軒張氏曰仲子飾小廉而廢大倫其不知義已甚矣○慶源輔氏曰觀前篇所論仲子之事其介然自守如此則不義而與之齊國必不肯受此待名而强矯者或能之故孟子以為是特舍簞食豆羮之義而已葢未以為賢也若夫安於人倫使之各盡其道則非盡性而

樂循理者不能故孟子言此以曉齊人使之勿迷於小而必察其大耳○新安陳氏曰孟子於陳仲子其對匡章既深非之此又申言之二章當參看

○桃應問曰舜爲天子皐陶爲士瞽瞍殺人則如之何

桃應孟子弟子也其意以爲舜雖愛父而不可以私害公皐陶雖執法而不可以刑天子之父故設此問以觀聖賢用心之所極非以爲真有此事也

孟子曰執之而已矣

言皐陶之心知有法而已不知有天子之父也

然則舜不禁與與平聲

桃應問也

曰夫舜惡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夫音扶惡平聲

言臯陶之法有所傳受非所敢私雖天子之命亦不

得而廢之也

然則舜如之何

桃應問也

曰舜視棄天下猶棄敝蹝也竊負而逃遵海濵而處終

身訢然樂而忘天下蹝音徙訢與欣同樂音洛

蹝韻書音所爾反又所解反草履也遵循也言舜之心知有父而已不知有天下也孟子嘗言舜視天下猶草芥而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與此意互相發○此章言為士者但知有法而不知天子父之為尊爲子者但知有父而不知天下之為大蓋其所以為心者莫非天理之極人倫之至雲峰胡氏曰臯但知有天子之法天理也君臣人倫之至也舜但知有父天理也父子人倫之至也學者察此而有得焉則不待較計論量

而天下無難處上聲之事矣朱子曰某嘗問李先生以此事先生曰蒯聵父子只為無此心所以為法律所縛都轉動不得若舜之心則法律縛他不住終身訢然樂而忘天下求仁得仁何怨之有然此亦只是言聖賢之心耳聖賢之心合下是如此權制有未服論然到極不得已處亦須變而通之蓋法者天下公共在皋陶亦只得執之而已若人心不許舜棄天下而去則便是天也皋陶亦安能違天法與理便即是人心底亦須是合下有如此底心方能為是權制今人於事合下無如此底心其初便從權制去則不可○執之而已矣非洞見皋陶之心者不能言也此一章之義見聖賢所處無所不用其極所謂止於至善者也○南軒張氏曰舜之有天下初不以天下與於已循天理之當然而已為瞽瞍殺人而枉其法則失天下之公若致辟於瞽瞍則廢父子之倫是皆雖有天下不可一朝居者也舜寧

去天下而存此義耳舜非輕天下也義所當去視天下猶敝蹝也是故在臯陶則使舜得以伸其竊負之義在舜則以此而可以終身夫何求哉循天理而已善發明舜之心者其惟孟子乎若後世以利害之見論之則謂天下方戴舜而賴其治舜乃去之得無廢成業而孤衆望乎此不知天命者也聖人所以為治奉天命而已若汨於利害而失天理之所在雖舜亦何以治天下哉或者以為臯既執瞽瞍舜烏得而竊之蓋未之思也臯既執瞽瞍於前而使舜得伸其竊負之義於後是乃天理時中全君臣父子之倫者也微孟子孰能推之○汪氏曰竊負而逃畏天故也訢然之樂樂天故也孟子之對亦後世為人臣子之道而已以天子之父殺人且不可舍況其卑者乎以天下之大且可棄況其小者乎

○孟子自范之齊望見齊王之子喟然歎曰居移氣養

移體大哉居乎夫非盡人之子與（夫音扶　與平聲）

范齊邑居謂所處（上聲下同）之位養奉養（去聲）也言人之居處所繫甚大王子亦人子耳特以所居不同故所養不同而其氣體有異也

孟子曰

張鄒（張敬夫　鄒志完）皆云羨（延面反）文也

王子宮室車馬衣服多與人同而王子若彼者其居使之然也況居天下之廣居者乎

廣居見形向反下同前篇也謂仁尹氏曰睟然見於面盎於背居天下之廣居者然也新安陳氏曰居仁宅者之胖與王子驕貴之氣象必德潤身而心廣體氣習又不侔矣

魯君之宋呼於垤澤之門守者曰此非吾君也何其聲之似我君也此無他居相似也呼去聲

垤澤宋城門名也孟子又引此事為證問孟子先言居移氣養移體後却只言居朱子曰有是居則有是養居公卿有公卿底奉養居貧賤有貧賤底奉養言居則養在其中○南軒張氏曰居天下之廣居宅乎天理者也宅之之久則其氣質變化有不期然而然者矣夫聖賢

相去雖有先後而玩其氣象如出一人者以其所居之同故也○新安陳氏曰此章重在居廣居一句勢位之居猶足移氣與賤者異廣居之居其能充吾正氣而與常人異也必矣

○孟子曰食而弗愛豕交之也愛而不敬獸畜之也食音嗣畜許六反

交接也畜養也獸謂犬馬之屬

恭敬者幣之未將者也

將猶奉也詩曰承筐是將小雅鹿鳴篇程子曰恭敬雖因威儀幣帛而後發見形向反然幣之未將時已有此恭

敬之心非因幣帛而後有也

恭敬而無實君子不可虛拘

此言當時諸侯之待賢者特以幣帛為恭敬而無其實也拘留也趙邠卿曰實謂愛敬也○慶源輔氏曰世衰道微在上者皆不知有恭敬待賢之誠而惟恃其有幣帛之聘在下者惟知有幣帛之可慕而不知察夫上之人所以待之之誠上下之情交騖於利而不知有義理焉故孟子發此論以警之

○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

人之有形有色無不各有自然之理所謂天性也踐

如踐言之踐禮記曲禮修身踐言謂之善行葢衆人有是形而不能盡其理故無以踐其形惟聖人有是形而又能盡其理然後可以踐其形而無歉苦秝反也○程子曰此言聖人盡得人道而能充其形也葢人得天地之正氣而生與萬物不同既為人須盡得人理然後稱去聲其名衆人有之而不知賢人踐之而未盡能充其形惟聖人也楊氏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物者形色也則者性也各盡其則則可以踐形矣龜山楊氏曰莫非形也自聖人言之

目之所視耳之所聽以至口之所言身之所動不待著意莫不合則所謂動容周旋中禮者也未至於聖則未免有克焉若孔子告顏淵非禮勿視等語是也故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朱子曰形是耳目口鼻之類色如一顰一笑皆有至理○形色上便有天性視便有視之理聽便有聽之理○問形色天性下却云踐形而不言色何也曰有此形便有此色言形則色在其中矣○踐猶踐言踐約之踐言聖人所為便踏著箇形色之性耳性即理之謂伊川說充其形色說得好形是形體色如臨喪則有哀色介冑則有不可犯之色之類天之生人人之得於天其具耳目口鼻者莫不皆有此理耳便必當無有不聰目便必當無有不明口便必能盡別天下之味鼻便必能盡別天下之臭聖人與常人都一般惟衆人有氣禀之雜物欲之累雖同是耳也而不足於聽同是目也而不足於明同是口而不足以別味同是鼻而不足以別

臭雖有是形而不能充踐此形惟聖人耳則十分聰目則十分明口鼻莫不皆然如此方可以踐此形○潜室陳氏曰聖人盡性地位方償得他本來形色學未至於聖人則於性分道理未免虧欠才於性分有虧欠即是空具此形色不能充踐滿足也○問孟子曰形色天性也告子曰食色性也二者之分如何曰形色為性是引氣入道理中來食色為性是逐道理出形氣外去霄壤之分○新安陳氏曰程子之說蓋自踐字推廣之衆人全不能踐者也賢人雖能踐之而未盡者也聖人則極能踐之而無不盡者也如洪範五事則貌言視聽思極於肅乂哲謀聖皆踐形之意也

○齊宣王欲短喪公孫丑曰為朞之喪猶愈於已乎

已猶止也 新安陳氏曰丑附其說謂三年短而為朞猶勝於止而不為者乎

孟子曰是猶或紾其兄之臂子謂之姑徐徐云爾亦教之孝弟而已矣紾之忍反

紾戾也教之以孝弟之道則彼當自知兄之不可戾而喪之不可短矣孔子曰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所謂教之以孝弟者如此蓋示之以至情之不能已者非強上聲之也

王子有其母死者其傅為之請數月之喪公孫丑曰若此者何如也為去聲

陳氏曰王子所生之母死厭(一甲反)於嫡母而不敢終喪其傅為請於王欲使得行數月之喪也(大功九月小功五月)時又適有此事丑問如此者是非何如按儀禮公子為(去聲亦)其母(所生母)練冠麻衣縓(七絹反赤黄色)緣(俞絹反)既葬除之疑當時此禮已廢或既葬而未忍即除故請之也(儀禮喪服章記公子為其母練冠麻衣縓緣為其妻縓冠葛絰帶麻衣縓緣皆既葬除之公子君之庶子)

曰是欲終之而不可得也雖加一日愈於已謂夫莫之

禁而弗為者也夫音扶

言王子欲終喪而不可得其傅為請雖止得加一日猶勝不加我前所譏乃謂夫莫之禁而自不為者耳

○此章言三年通喪天經地義不容私意有所短長示之至情人心天理之真切處則不肖者有以企去智反而及之矣

○孟子曰君子之所以教者五

下文五者葢因人品高下或相去遠近先後之不同

慶源輔氏曰如時雨化品之高者成德達財其次也答問下者也私淑艾有同時而相去或遠不同時而其生也後不能及門受業者也

有如時雨化之者

時雨及時之雨也草木之生播種封殖丞職反人力已至而未能自化所少者雨露之滋耳及此時而雨之則其化速矣教人之妙亦猶是也若孔子之於顏曾是已程子曰待物生以時雨潤之使之自化○朱子曰時雨化者不先不後適當其時而已○他地位已到因而發之如孔子告顏子以四勿告曾子以一貫所謂時雨化之者○新安陳氏曰惟人力已至

而後時雨可化惟顏曾力到功深而後孔子之化可施使他弟子而遽以是告之是猶種殖之力未至雖有時雨亦不能遽行也

有成德者有達財者

財與材同此各因其所長而教之者也成德如孔子之於冉閔達財如孔子之於由賜　朱子曰成就其德則天資純粹者

通達其材材是天資明敏者○雲峰胡氏曰孔門四科顏曾冉閔皆以德行稱孟子五教集註則以夫子之於冉閔爲成德而顏曾爲時雨化之何也蓋自顏曾以下皆在夫子教之之中而顏曾二子獨得夫子化之之妙也

有答問者

就所問而答之若孔孟之於樊遲萬章也 南軒張氏曰成德達財答問固在其中而又有所謂答問者此則專爲凡答其來問者也雖鄙夫之空空所以答之者亦無非竭兩端之教也○慶源輔氏曰樊遲之粗鄙萬章之淺率孔孟皆必俟其問而後告教之是也

有私淑艾者 艾音乂

私竊也淑善也艾治也人或不能及門受業但聞君子之道於人而竊以善治其身是亦君子教誨之所及若孔孟之於陳亢夷之是也孟子亦曰予未得爲

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朱子曰艾芟草也自艾淑艾皆有斬絶自新之意懲艾創艾亦取諸此○有答問者未及師承只是来相答問而已私淑艾者未嘗親見面授只是或聞其風而師慕之或私竊傳其善言善行學之以善於其身是亦君子之教誨也

此五者君子之所以教也

聖賢施教各因其材小以成小大以成大無棄人也趙氏曰君子之教人如天地之生物各因其材而篤焉天地無棄物聖賢無棄人

○公孫丑曰道則高矣美矣宜若登天然似不可及也何不使彼為可幾及而日孳孳也幾音機

孟子曰大匠不為拙工改廢繩墨羿不為拙射變其彀率為去聲彀古候反率音律

彀率彎弓之限也言教人者皆有不可易之法不容自貶悲檢反以徇學者之不能也

君子引而不發躍如也中道而立能者從之

引引弓也發發矢也躍如如踊躍而出也因上文彀率而言君子教人但授以學之之法而不告以得之之妙如射者之引弓而不發矢然其所不告者已如

踊躍而見於前矣中者無過不及之謂中道而立言其非難非易去聲能者從之言學者當自勉也朱子曰引而不發謂漸啟其端而不竟其說躍如謂義理昭著如有物躍然於心目之間○躍如是道理活潑潑地發出在面前如山中躍出○引而不發躍如也須知得是引箇甚麼是怎生地不發又是甚麼物事躍在面前須是聳起這心與他看教此心精一無些子夾雜方見得他那精微妙處○道理散在天下事物之間聖賢也不是不說然也全說不得自是那妙處不容說然雖不說只纔撥動那頭了時那箇物事自跌落在面前如張弓十分滿而不發箭雖不發箭然已知得其箇是中這物事了○南軒張氏曰聖人之道天下之正理不可過不可不及也自卑者視之以為甚高而不知其高之為中也自陷者視之以為甚大而不

知其大之為常也徇彼而遷就則非所以為道矣能與不能則存乎其人耳中道而立能者從之此正大之體而天地之情也學者循繩墨彀率而勿舍焉及其久也將自有得不然斬獲助長為害祇甚矣○

此章言道有定體教有成法卑不可抗高不可貶語不能顯默不能藏汪氏曰君子雖不貶道以徇人亦未嘗離人絶物而使人不可幾及也○雲峯胡氏曰道有定體故卑不可抗高不可貶是之謂中道而立教有成法故語不能顯默不能藏而在乎人之能者從之○新安陳氏曰道有定體謂中道而立教有成法謂繩墨彀率卑者不可抗之使高高者不可貶之使卑中言道有定體也雖語有不能顯者謂引而不發雖默有不能藏者謂躍如也熟玩味之有無窮之妙

○孟子曰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無道以身殉道

殉如殉葬之殉以死隨物之名也記檀弓下陳子車死於衛其妻與其家大夫謀以殉葬定而後陳子亢至以告曰夫子疾莫養於下請以殉葬子亢曰以殉葬非禮也雖然則彼疾當養者孰若妻與宰得已則吾欲已不得已則吾欲以二子者之為之也於是弗果用身出則道在必行道屈則身在必退以死相從而不離去聲也趙氏曰道不可離也雖時有治亂已有窮達非道殉身即身殉道以死相從豈可得而離哉

未聞以道殉乎人者也

以道從人妾婦之道　華陽范氏曰君子遭世之治則身顯而道行得志澤加於民故以道從身遭世之亂則身隱而道不行不得志脩身見於世故以身從道以道殉乎人者陳代所謂枉尺而直尋也古之聖賢以道殉身伊尹周公是也以身殉道孔子孟子是也君子窮達不離乎道道可以處則處道可以出則出故人君用人不用其身惟用其道以道殉人者雖得之無所用也○南軒張氏曰身與道不可離也以道殉人則是可離矣烏有所謂道哉○新安陳氏曰妾婦以順從為道故亦曰道孟子見有身從顯而道不行道不行而身猶不知隱者故發此論言當隨時之理亂而酌身之進退非道殉身則身殉道身與道不可須臾離也使道不殉身身不殉道即是以道殉乎人矣

○公都子曰滕更之在門也若在所禮而不答何也　更平

聲

趙氏曰滕更滕君之弟來學者也

孟子曰挾貴而問挾賢而問挾長而問挾有勲勞而問挾故而問皆所不答也滕更有二焉長上聲

趙氏曰二謂挾貴挾賢也尹氏曰有所挾則受道之心不專所以不答也 慶源輔氏曰學者之心須是專一方有受教之地有所挾則二三也○新安陳氏曰挾者兼有而恃之之稱勲勞已嘗有功勞於師故謂已與師有舊好恃此以來學望師待以異意而教之皆所不當答

○此言君子雖誨人不倦又惡去聲

夫音扶意之不誠者南軒張氏曰受道者以虛心為本則能受有所挾則私意先橫於中而不能入矣故空空之鄙夫聖人必竭兩端之教而滕更挾二故不荅也使能思所以不荅之故於所挾致力以消之是亦誨之矣

○孟子曰於不可已而已者無所不已於所厚者薄無所不薄也

已止也不可止謂所不得不爲者也所厚所當厚者也此言不及者之弊朱子曰厚薄是以家對國言之又曰所厚謂父子兄弟骨肉之恩理之所當然而人之不能已者

其進銳者其退速

進銳者用心太過其氣易去聲衰故退速覺軒蔡氏曰進銳退速其病正在意氣方盛之時已有易衰之勢不待意氣已衰之後始見其失也○三者之弊理勢必然雖過不及之不同然卒同歸於廢弛施紙反○慶源輔氏曰不及者之弊則愈見其不及流於欲者之所為也過者之弊則其退也可立而待役於氣者之所為也欲肆則無極氣過則易衰循理而行則有則而可繼也○勿軒熊氏曰前二句則見之處事接物之閒後一句則本於立心講學之際○雲峰胡氏曰前二者是當用心而不用心之弊後一者是過用其心之弊不用其心固宜廢弛過用其心者亦同歸於廢弛過猶不及故也

○孟子曰君子之於物也愛之而弗仁於民也仁之而弗親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

物謂禽獸草木愛謂取之有時用之有節　新安陳氏曰當取則取當用則用但有時有節即愛也若釋氏以不取不用為愛則非矣　程子曰仁推已及人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於民則可於物則不可統而言之則皆仁分而言之則有序　慶源輔氏曰統而言之則皆自吾一性之仁分而言之則有輕重之序然在學者言之則於此三者之序有由之而不知者有得於此而失於彼者又有倒行逆施雜亂無次者要當因聖賢之言反求之心涵養於未發之前體察於已發之後毋感

於異端毋汩於私慾然後是聖學工夫

楊氏曰其分去聲下同不同故所施不能無差楚宜反等所謂理一而分殊者也問孟子言愛與仁有小大之分潛室陳氏曰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所謂一理萬殊稱物平施此仁字是用待禽獸只有愛心不可使失所若夫牛不穿鼻馬不絡首一以人理奉之則親民何別不幾於同人類於牛馬乎仁者人心也有人理存焉施於人者不可施於物乃理一分殊處〇新安陳氏曰理一所以為仁分殊所以為仁之義

尹氏曰何以有是差等一本故也無偽也慶源輔氏曰一本故無偽而有等差若無等差是偽而二本也〇西山真氏曰凡生於天地閒者莫非天地之子而吾之同氣者也是之謂理一然親者吾之同體民者吾之同類而物則異類矣是之謂分殊故仁愛之施則有

差○朱氏祖義曰不以待人者施之物以其有貴賤之分也不以待親者施之他人以其有親疎之殺也於無所不愛之中而不失其貴賤親疎之等差此聖人之仁所以歷萬世而無弊也○新安陳氏曰暴殄者固非愛物矣梁武之宗廟不用犧牲亦非愛物之宜盖愛之而仁是以仁民者仁物也無怪其於民反不仁也墨氏之愛無差等施由親始亦非仁民之宜盖仁之而親是以親親者親民也無怪其無父而於親反不親也是皆倒行逆施之道無次序無等差非仁矣○東陽許氏曰愛之而弗仁之愛愛惜之義不輕用物不暴殄天物之意仁民之仁乃愛之本義親親又重於仁

○孟子曰知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為急仁者無不愛也急親賢之為務堯舜之知而不徧物急先務也堯舜之

仁不徧愛人急親賢也知者之知並去聲

知者固無不知然常以所當務者為急則事無不治去聲而其為知也大矣仁者固無不愛然常急於親賢則恩無不洽而其為仁也博矣問如舜舉皋陶湯舉伊尹所謂親賢者乃治天下不易之務若當務之急是隨其時勢之不同堯之歷象治水舜之舉相去凶湯之伐夏救民皆所務之急者朱子曰也是如此然當務之急如所謂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堯舜之治天下豈無所用其心亦不用於耕耳又如夫子言務民之義應係所當為者皆是也又曰堯以不得舜為己憂舜以不得禹皋陶為己憂此聖人之所急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

情若學圃學稼則是不急○新安陳氏曰上四句言知仁之理下六句舉堯舜之知仁以實之

不能三年之喪而緦小功之察放飯流歠而問無齒決是之謂不知務飯扶晚反歠昌悦反

三年之喪服之重者也緦麻三月小功五月服之輕者也察致詳也放飯大飯流歠長歠不敬之大者也齒決齧吾結反斷乾音干肉不敬之小者也記曲禮曰毋放飯毋流歠又曰濡肉齒決乾肉不齒決濡滯也宜齧斷之乾肉堅宜用手問講求之意南軒張氏曰孟子所譬特言舍大徇小者為不知務耳非謂能三年之喪則緦小功有不足察無放飯流歠則齒決有不

必問也先後具舉本末畢貫此所以為道○新安陳氏曰上文言智之知急務仁之急親賢為務乃智仁之大者此取譬於喪服飲食以識不能其大而求其細非知務者也不知務是併結上文當務親賢為務二務字○此章言君子之於道識其全體則心不狹知所先後則事有序雲峰胡氏曰集註之意以為識智之全體則其用宜無所不知識仁之全體則其用宜無所不愛然智之用有當務之為急仁之用當急親賢之為務故不識其全體者知之不周愛之不廣狹用其心者也不知所先後則知之雖周而精神弊於無用愛之欲廣而德澤壅於下流泛用其心也輔氏以為識其全體是言仁知所先後則為智非集註意矣豐氏曰智不急於先務雖徧知人之所知徧能人之所能徒弊精神

而無益於天下之治去聲矣仁不急於親賢雖有仁民愛物之心小人在位無由下達聰明日蔽於上而惡故曰加於下此孟子所謂不知務也新安陳氏曰當務為急與急親賢為務相對以臯陶能哲而惠及樊遲問仁智章之意推之謂智之所當務者即是急親賢之為務仁之所為即智之所知亦儘可通南軒即此說也但孟子朱子之意本不如此蓋知所當務所包甚濶不可竟以親賢當知此章乃平論智仁非論智仁相為用也

孟子集註大全卷十三